

第  
八  
期

# 十 田 談 口



D E C A M E R O N

NO.

•角一洋大份每•

日十二月十年二十二國民華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九一三三四號  
九一三三一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電報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W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言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萬金油

能除百樣病

夏令必備之妙藥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虎標永安堂製

上海分行甯波路九五號

# 十日談

## 大上海市的建設

上海市中心區的市政府新屋，於十月十日上午舉行落成典禮，大上海市的建設第一步，已告成功。民國十六年黃郭任上海市長時，即選中山遺教確定全市區及種種計劃。張定璠繼任，照舊進行，於十六年十一月設立設計委員會，研究各項問題，同時接收市區之一部分，使直轄於市政府。張繼繼任後，又擇定翔殷路之北淞滬路之東，開殷路之南，為建設市中心區之地點，十八年七月，公布市中心區域計劃，並設立市中心區建設委員會。又主張在市中心區域先築市政府房屋，在第一次市政公債之下，撥用的款以充建設經營市中心區之用。二十年七月七日行新屋奠基禮，後因日兵一二八之舉而工作遲延，到現在是完成了房子的建築。不過上海市的建設，當然不是造成了一所房子就可了事，此外的工作，還有很多，益加因為有了原有的在外部人工部局勢力支配下的舊上海，在在會作為新上海建設上之阻礙，所以工作一定很困難，決不能是像造一宅房子那麼的容易。因為造房子，只要有錢，就可辦，而其他市政上的建設，是要用得到各種專才與幹事的毅力，新上海之建設，與現有之上海不免有利害衝突之點，自然暗中有不歡，也許竟會來阻撓破壞，即如一二八之役，未嘗不是野心國的想摧毀中國新興的機械工業之陰謀，此前途荆棘重重，是一定的。不過中國人做事，其奮力是可欽佩的，別人三百年可了者，中國會用三五十年工夫去完成的，所以有些地方，外人是不敢比較敵對的，這一種長處，如用來建設上海，將來一定有成功之一日。我的勸告是不要貪快，欲速則不達，我們須要按部就班去做去，一切便可有希望。

## 整理廟宇標準

現在中國是在建設之期，一切都要整理，也可以叫做整理時期，如今廟宇的存廢，也有了一定的標準。內政部令警廳及各省政府廳分別應存廢廟宇為——一，應存神祠為伏羲，神農，黃帝，嫫祖，倉頡，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公輸若，岳飛，關公，釋迦牟尼，地藏王，彌勒，文殊，觀音，達摩，呂祖，老子，元始天尊，三官，天神，王靈官，穆罕默德，耶穌，基督。二，應廢神祠為張仙，送子娘娘，財神，二郎神，齊天大聖，瘟神，玄壇，時遷廟，宋江廟，狐仙廟，痘神。三，存廢兩可，不必調查者為日神，月神，火神，黃星，文昌，旗幟廟，五嶽神，東嶽大帝，龍王，城隍，土地，灶神，風神，雨神，雷神，電母。這個存廢的標準，不知依據了怎樣的標準而定的。如財神之列入第二次，便顯然是不對的，現在世界，錢為支配之首，沒有錢，什麼事都不辦，財神如可不要，中央何以年年要發公債票，又何以要設財政部？送子娘娘的不要，也不合理，中國既不提倡生育節制，用何理由來禁止人民希望生後子？至於瘟神，倘使將廟廢了，豈不出來作怪，使人民遭殃，這些瘟神之類，反是應得多設廟宇，以收容社會上現存的許多瘟神的。至於三皇五帝之廟，其實很少，而且與平民民衆，也很少關係，到不妨廢棄。總之，這個標準，實在不合現社會的實際情形，應得大加考慮的。附帶一句，有些廟宇，可以新設，以合時代需要，如秦檜廟，張邦昌廟以及牛頭馬面合寺等便是。這都是要請內政部注意的，因為教化人民，寺院之功不小，也是社會教育之一，故最好還得和教育部合作。

## 大批古物出土

我們中華，不愧古國，近來越看越像了，如同讀經救國，提倡忠孝節義，主張良心等等，便大有古風，而古物出土之新聞，與影印古書的消息，近來益多，足見古國之古，其古不可及也。近來安徽壽縣，又發現大批殷商古物，計有七百八十七件之多，內有古鼎二十餘隻，以及玉爵，玉碑，玉石，諸大件，此外日用器具，軍用器具等，也很不少，故古學家聞之大喜，應購備竹而慶祝也。濟南通訊則又有中央研究院發掘魯省古物之報告，山東在春秋時代，除齊魯二大國外，尚有滕薛鄒邾諸小國，故歷史悠久，古物獨多。前時滕縣曾發見周代鼎彝，已獲全國

## 母子惡鬥

德國海京伯大馬戲班，在靜安寺大華飯店舊址開演，觀者華洋君子淑女，人山人海，盛極一時。九日晚間，正在表演之時，二頭孟加拉大虎，忽然獸性大發，發生惡鬥。老虎之訓練者及其他馬戲中人，一時計無所出，立刻開槍示威，以阻其久鬥，在場觀者莫不飽受虛驚。嗣後檢視，最巨之母虎名木雪者已為其好鬪之子，抓傷多處。據訓練老虎之馬西施言：木雪性實兇猛，猶憶二年前在維也納，木雪一產三子。但不知如何，獸性大發，竟連吞噬其二。商角則由馬西施冒險探身入虎柙救出。按木雪於星期一晚表演時，曾由馬氏負於背上，當其子商角正走入柙內時，木雪躍而搏之，於是惡鬥遂作，幸能及時制止，尚無大傷。木雪身有爪傷多處，在未復原前暫不出演。馬西施容貌美秀，世界訓練老虎之大宗師也，遍體有老虎爪牙傷痕多處，可知訓練老虎之不易。該班

## 目錄

封面——因因圖	光宇
十日談——大上海市的建設	光宇
整理廟宇標準	大批古物出土
母子惡鬥	明風學
運動的廣告的價值	豈凡
東南西北	可
外論——無謂的全運會	關北不
復興的原因——談和豐	妙
手不恐到難受——下野——墨	一般的前途
監國運動與經濟統制	郭明
珂佛羅皮斯	邵洵美
新加坡的九一八紀念	小鶯
文壇畫虎錄——許欽文	鍾敬
文——周作人（樂原）——魯迅	魯迅
一個律師的自白	舌人
律師文件程式	曾迭
獄中記	許欽文
般空獎券	仲彝
陸氏血案	家械
給未婚夫第七封信	斌
論王八旦風潮書	榮森
全運會中之黎莉莉	得中
編輯室	
插圖——珂佛羅皮斯作品——十日	
漫畫——安得生——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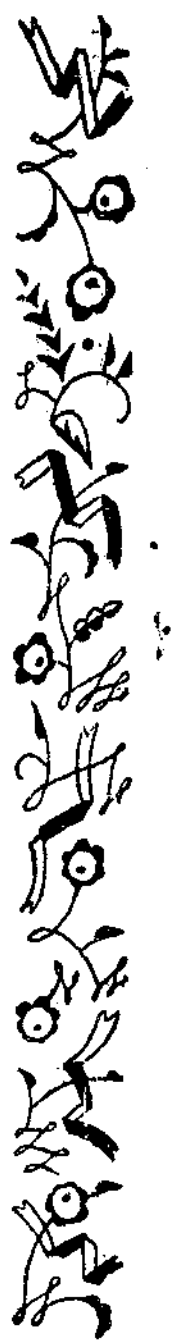
##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全年四元五角
國外	全年五元五角
半年一元六角	半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總管賽會者謂母子惡鬥，迄已多次，觀者殊不必驚慌，因戲場中之虎神，乃用鐵柱造成，鬥時決不逸出傷人。其實母子惡鬥，不限於禽獸世界，在人間社會中，也正多此種現象，而其手段戰術之巧妙劇烈，較之禽獸，又高出萬倍了。惟不知老虎之鬥，由於何種原因，而人間之爭，則想來又是當與老虎不同的。

## 學生與明星

學生與明星的關係，初看來只有學生替明星捧場而已。比方他們看電影，愛好跳舞，就是其例。昨見報載杭州訊，市長趙志游及綢緞領袖都錦生，姚潤青，胡立夫，施春山等為謀救濟國產綢緞計，邀集綢業同志，討論改良製造，言未數月，而杭省所出絲織物品，大非昔比。趙氏等為宣揚國產綢緞起見，廣徵各廠精美出品，爰於十月十日假座杭州新市場國貨陳列館全部，舉行國產綢緞展覽會，並開時裝大會。加入表演者為西湖藝專女生，現已派傅明叔來滬，歡迎影后胡蝶女士及胡理高倩穎諸明星，赴杭行開幕典禮。可見在宣傳國產綢緞項下，女學生與明星，同樣被用作廣告。這是學生明星等位觀，以學生將來可成明星，故平等看待，亦具至理。而且女學生的名聲，的確洋溢中外，號召力不小，如能犧牲性相來提倡國貨，國貨之將獲得多數人愛用，可無疑義。但展覽會主持者的此種心理，却是可詠的。女明星之流是何等人？女學生是何等人？豈可併為一談，同列為宣傳的資料。固然也有些不知自愛的女學生，做出過可笑的事件，但一般人心目中，對於女學生總還存有若干純潔尊重之意，在杭州須不像上海的有些學校以賣游藝歌舞賺錢享樂的，今叫他們穿衣表演演給大眾看，實在太失體統了。但在資本家心目中，這是當然的事，因為他們是只講目的不擇手段的，只要能有所獲，便什麼也不管了。在他們的心目中，女學生之類，也不是一種廣告用品。



## 運動的廣告的價值

豈凡

年來各學校的提倡體育，雖不能說盛極一時，也可以稱得起不遺餘力了。每逢入學考試的注意錄取體育人材，也成為公開秘密之一，所以中學生即使學業成績不佳，若在運動項目上有一技之長，也就不難昇學，而且還可獲得優待。

各校中長於運動之學生，每有霸王之稱，因他們能出外爭校譽，故學校當局對於他們的行為不檢，也特別寬容，學業考查也不斤斤計較，而且給他們美食美住，甚至有津貼小費等情，其優待之狀況，勝如國士，所以每當競技比賽場中，大家有奮不顧身以報知己之感，也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也。而且一方面也爭他們自己的名譽，只看各種運動會球賽之消息，每在報紙上用大字刊佈，其中運動員之有名者，常附刊小照，豈不是一舉而揚名天下，何樂不為。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下，學校既化為營利機關之一，招生要刊登廣告，入學要收取費用，則校譽之不可不張，乃必然之理。校譽之造成，以競技運動為最理想，因可以力致，而無困難之點，只要有一二十個會跑會跳會踢的學生，便可無敵於天下，而報紙上日日會替他義務宣傳，勝過刊登大字的廣告，而且不要廣告費。學校當局在這些地方極為眼亮，只要拿出很少數的錢來養幾名運動員，而收效之偉，卻無可計數的。試看全國有名之學校，不全是靠運動員來爭取校譽嗎？上海從前的二大，稱為最有名的大學，南洋和約翰就因為他們的足球比賽在報上宣傳得太利害了，所以有名，目今暨南的成名，還不是靠一組足球隊？

校譽既張，於是學生羣衆擁擠而來，這樣便真像一個有名的好學校了，於是統計下來，入學試驗要每百人錄取一人，每數十人錄取一人，真像是衆望所歸的好學府了。實在是一種巧妙的手段，比登廣告自鼓自吹，的確高明得多，而學校的聲譽，因此益加發展，因為這以運動員作廣告的成功，是使他們一直會走這一條路而永不失敗的。因為這裏沒有危險。不比以思想的前進，要觸犯忌諱，或竟惹起封閉校門之禍，雖則廣告的效力，同樣可取，而危險之點，便使他不能持久，像從前的北京大學以及杭州第一師範等等，便是其例，現在的南洋暨大，峯頭仍健，北大等要自嘆不如，就可知道。運動在廣告上的價值，可說非凡之大而且有效了。

在目前南京熱鬧的運動會，何嘗不是一種廣告作用，各省各市也是要借此揚名的，便是各學校也何嘗不想借此一出風頭。也是應該的，像在遠東運動會，一直讓日本占先，便令人喪氣。所以廣告主義，在我並不反對，也不認為罪惡。但廣告總須有了內容，後去廣告，倘使專一撐空場面，便要使人覺得是無謂了。

照這樣說來，學校的以運動為廣告，原不過揚揚名氣，並未表示其有充實的學術上之內容，一般人却往往要誤解，以為有名即是好，一好而無不好，這是別人的錯，學校當局可以不負責任的。固然，這也言之有理，但學校總是學校，學校科目中除運動之外，總也有別的項目，為什麼不在那些別的地方上也化些力量呢？況且運動之目的何在？學校的目的何在？大家總知道的罷。

因之回頭一想到學校之目的與運動之目的，便要無法自解，好在大多數的學校當局是決不至於會回頭反省的，也就用不到什麼自解了。

## 東南西北 可也

論語雜誌編輯林語堂博士以其種勢力之威脅而辭去職務，登報聲明不負論語雜誌之任，數日後天津益世報主筆羅隆基博士以受暴徒槍擊聞，此殆銅山東崩洛鐘西響歟？抑所謂擊東擊西耶？二博士同受虛驚一場，在經驗上又增一博矣。做博士亦大不易。

全國運動會門券收入，與預算大差，觀者人山人海而購票入門者寥寥，說者謂此乃該會由政府舉辦之故，對於官家，人此一向有揩油之心，所以收不起券資，而有了這彌補的缺損。不過此種揩油的人民，自然與普通老百姓不同，大概是一種特殊階級。一說中國的所以窮窮，全因為有此種有面子的特殊階級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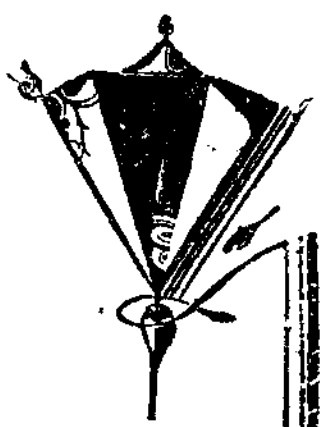
日本前國際聯盟幹事杉村陽太郎，據說為一親華派，其人昔時在航海中遭難，得某華人之救助，因視華人為重生父母，對華人極傾頌。近杉村被派來華視察，或謂負有阻礙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之任務，因杉村與技術合作連綿員拉四曼亦為友好，故得贊此命。不知杉村現時的親華情感，是否因日本軍部之威嚇而變其態度，他所負的破壞中國與國聯合作之使命，恐和他個人的情感不免有衝突，外交官做人真不容易。

美國前大總統胡佛，近為租界旅滬同鄉會委員，此可以去愛爾近路該會一問即知。又現大總統盧福則在上海開業為性病醫師，此看各報上廣告即可知道。美國名人之來華辦事者極夥，如武俠明星范朋克之妹早在中國電影界工作，已盡人皆知。大約這就是中美間親善之一端。

日本領事館巡查，近在滬大提提韓革命黨，往往私獲逮捕，而且韓人之已入中國籍者亦不得免。據言此為中日協定之一表現，日本領事館電話，可以無條件向市公安局保釋人犯。這大概也是無稽之談，因為一國家的內政，決不是可以由人干涉的，北方當局的釋放漢奸鄭福，也是因政治關係，有人欲為胡立夫呼冤，大可不必。還即所謂有幸者不幸了。

反戰會馬萊助籌募在上海開會，於八月初來華，向各方接洽開會地點，初即為法國所拒絕，因巴比塞，羅曼羅蘭等法人未來，法國可以不買此面子，再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接洽，也不成功。後來想在中國租界開會，維持治安十分苦心之現當局，也不許可。據言全因有疑鬼在內作祟，所以沒有辦法。不明真相者，以為中國人全贊成戰爭，故拒絕反戰會，又以中國之多內戰為證，甚難辯明。





# 外論

## 無謂的全國運動大會

重

全國運動會由開幕而閉幕了，恰好正當是十日。我對這全國運動會很不滿意，且將我之滿意處寫在下面：

(1) 諸民誼先生提倡的踢毽子運動，乃是絕好的個人的全身運動，這次大會中竟沒有這一項比賽的節目，這是我很不滿意的。  
(2) 賽跑和跳高，隨你怎樣的打破全國紀錄，但比之飛簷走壁，還是相去很遠。此次的大會，實不及山東韓主席國術致試徵求飛檐走壁人材的來得實在，這也是我很不滿意的。

(3) 飛檐走壁比之賽跑和跳高有用，則所謂擲鐵球鐵餅以及擲標鎗者，自然也不及劉仙之飛劍有用。汪院長的演說，希望明年國慶日我們打破國難。試問要打破國難，鐵球與鐵餅標鎗有何用？倒不如請山東韓主席再徵劍仙之為善。這也是我很不滿意的。

(4) 學生活動，對於國家大事，有害而無利，所以要人們高喊『讀書救國』的口號。這次的大會，使許多的學生不讀書，殊與讀書救國之道相左，這也是我很不滿意的。

(5) 中國之窮無庸諱說，此次大會所費

金錢，為數甚鉅。這鉅數之款，不用於剿匪，不用於抗日，不用於興辦實業，用得實不得當。這也是我很不滿意的。

(6) 「飛機救國」，幾乎大家喊破了喉嚨。這次的大會費用以及建築費，以及各省運動員事前事後之所費，東西南北發餉而所需之舟車費，集合起來，至少可以購買飛機幾架。現在與「飛機救國」運動的宗旨相諒，所以我也很不滿意。

(7) 吳稚暉先生曾說：『叫蘇東坡的爸爸做一篇文章貼在長城上也退不了日本兵，』然則請問打破全國新紀錄之運動成績，是否可以嚇倒了日本而還我東北四省之失地？汪院長之打破國難的演說，完全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所以我是很不滿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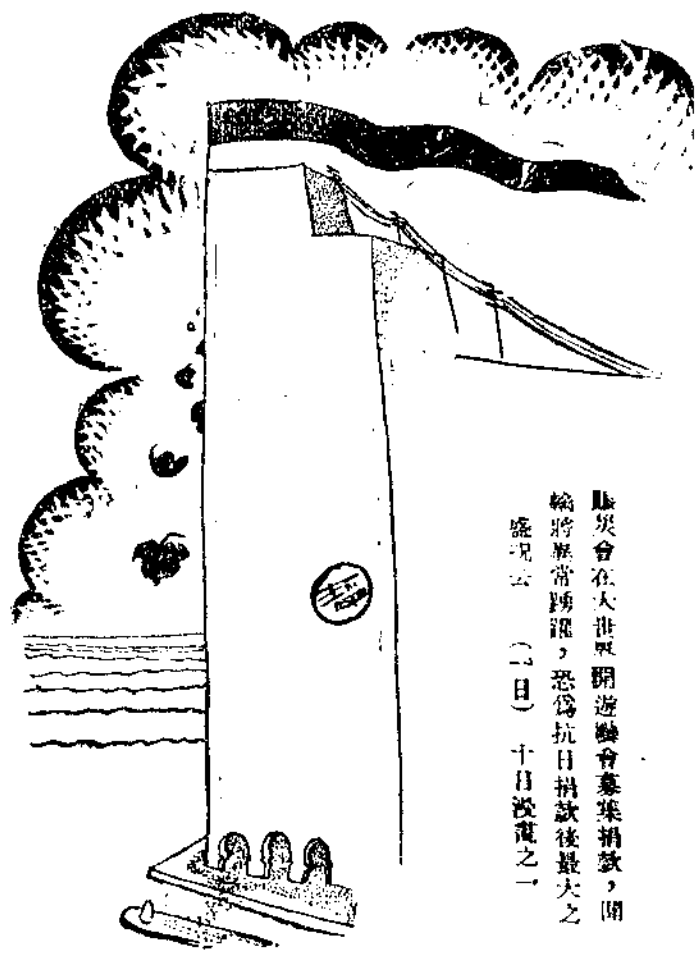
有了上述的不滿意，全國運動會無論怎樣的熱鬧，不要說一角錢的門票，就是不要門票而倒送一角錢我，我也不願意去看看了。

## 開北不復興的原因

倚重

讀了章克標先生的「東京大地震之回憶」以後，覺得章先生竭力稱讚日本人對於東京復興運動的努力，同時，感到開北江灣的兵火之地，停戰協定已一足多年了，那裏仍是一片瓦礫場，蓬蒿野草，長已逾尺。他不相信中國人沒有錢，因為上海是太多了錢，成個飽食傷身的樣子。他也不相信開北不預備重建，以為大約仍舊是要聽他自然發展的，所以當局也沒有計劃，人民也沒有呼求，而全上海人都不注意，像上海本沒有開北這地方似的。

我覺得章先生的見解完全錯了。第一，中國確是沒有錢，如果有錢的話，為什麼美輪美奐，亦麗亦阜的市政府之新屋只造了一



賑災會在大世界開遊藝會募集捐款，開輪將非常踴躍，恐為抗日捐款後最大之盛況云 (二日) 十日漢電之一

日遠尺，趨趨不至什麼難關，目前且努力於復興農村，借了大筆的債，也用不到冤枉的化一個大在開北了。這就是開北不復興的原因啊！

## 談抑鬱

受百

抑鬱，抑是壓制，鬱是不暢，這二個字的意義，就是被壓制得不暢；但是，誰情願被壓制得不暢呢？所以這抑鬱二字便為人所厭惡了。當然，誰不想舒服呢？可尋到的，天生窮？是處在這二十世紀句心鬥角的時代，

舒服地是不易命，雖求也屬徒然。

在目前這畸形的社會裏，年青的人，識世未深，不審慎從事，最易受到抑鬱，抑鬱得連屁都不敢痛痛快快放一個響！因屯會使他頹喪志氣與墮落。同時年青的人，意志不堅強，或者會過了一個時期，悟澈既往，知道自己沒有，涵養，涵是，蓄，養是鍊，涵蓄即是包藏；養鍊即是靜氣。能包藏到心靜氣和，冷觀社會機詐與虛偽，此種玄妙識透，與世周旋即可應付裕如，抑鬱衝來，也得被涵養制住了。於是埋頭去幹，勇猛的邁進，不懼旁敲側擊，也許會有飛黃騰達的一天。正為禪不曾參透，就想神遊，這種企望是不會現實的，那末，何必去自尋煩惱呢？

## 精誠團結之一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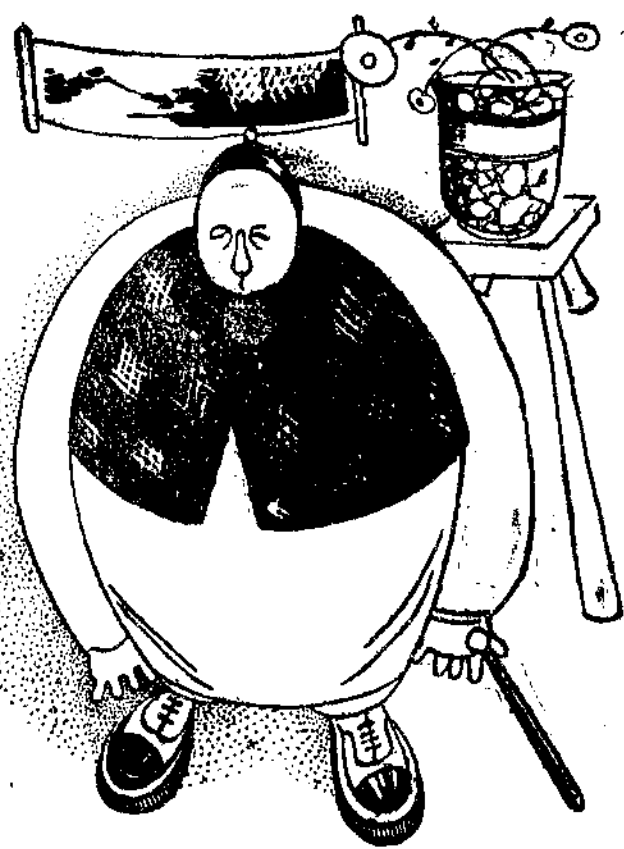
林煥庭先生，贊助總理，從事革命，二十餘年，功在黨國，不幸於本年八月二十五日逝世！特由國民政府林主席以下汪精衛張繼 許崇智 熊克武 馬君武 陳濟棠 馮玉祥 鄭洪年 陳友仁 杜 鏞 何世楨 郭 順 鄧青陽 李少川 關素人 蔣中正 鄧澤如 戴傳賢 覃 振 伍朝樞 李宗仁 蔣光鼐 劉蘆隱 劉紀文 陳耀垣 郭 樂 陳中孚 劉志陸 李 蟠 周雍能 蕭佛成 于佑任 柏文蔚 唐紹儀 陳銘樞 白崇禧 林雲陔 楊熙績 楊 虎 陳 羣 香翰屏 繆培南 張任民 崔廣秀



華聯社訊：大阪萬福寺舉行「轟供奉」，嚴然佛菩薩生靈運動，已波及蘇介，一方在我領土肆意屠殺人類，侵略戰爭之殘酷則無所不備。讀者請於此即可見佛救之妙用也。

(二日) 十日漢電之一

鄂祖禹 胡漢民 居正 鄒魯 程潛 馮玉祥 陳嘉佑 方振武 邵元冲 陳融 張寅 薛篤弼 余漢謀 麥煥章 黃旭初 詹菊似 李述初 孫科 謝持 李烈鈞 楊庶堪 葉楚傖 吳鐵城 林直勉 葉恭綽 張定璠 羅翼羣 吳醒亞 李揚敬 林翼中 區芳浦 李倚菴 等七十七人，發起於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貴州路湖社，開追悼大會，以表哀忱。此次並不分京粵滬三處開會追悼，可謂精誠團結之一證也。



路透電：廣州頗富，香幣。迷信者聞之，以為政多言不果之多，諷刺之。(四日) 十日漫畫之四

### 妙手的手感不到難受 閒鶴

是非你不是中國人，不然，當該盡量採用中國貨，何況在這國難期間國貨年中。榜的不講，單說我們民衆血汗集成的飛機和也是我們民衆脂膏購來的兵艦，自家製造不出，已是大可興歎，孰料更有令人氣憤不解的事情。現在寫在下面：

幾位中國的閨秀，明星，和要人的夫人們，想來他們的愛國思想，定當高人一等，至少不後於人。

誠然！有幾位參加過土布展覽會，和其他有關救國的運動，可是不知爲怎麼？他們只知從大着想，而竟忘了從小着手。

當飛機命名典禮和兵船下水典禮之時，請來了幾位擲瓶妙手，想來定是中國人，

說不定他們就是參加過有關係救國的運動的閨秀，明星和要人的夫人們。

我看，他們的心雖然熱，他們的手却像個個冰冷，不然，爲什麼當嬌滴滴地拿起了道道舶來品的香檳，對準機艦之身，來一下碰然四濺時，妙手的手竟會感到難受，雖然面子風光十足，實則令人不勝黯然。

想想！道道舶來品的香檳，在國難期間，國貨年中，抗外飛機兵艦面前，是否夠得上資格？

### 下野？重

要人失敗了，於是，武裝同志放下了槍桿，文裝同志丟掉了等因奉此，挾了不少的大洋鎊，跑到上海，跑到天津，跑到香港，或者跑到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瑞士，意大利……

這一個跑，名之曰「下野」。但我們從字面上看來，所謂下野，應該跑到鄉下去，像古之名將之解甲歸田，以及陶淵明之「種豆南山下」才對，現跑到上海，天津，香港，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瑞士，意大利等等，這萬不能稱之爲下野，只好名之曰「上市」。因爲走上都市去之故也。中國的要人們，要找出真正下野的實在是不可得！就以馮玉祥而論吧，馮玉祥終算不走上都市，現在息影於泰山，似乎可以稱之爲下野了；但嚴格的說起來，也不能稱之爲下野，只好名之曰「入山」。惟「山」與「野」可以聯起來成爲「山野」的，所以從寬說來，馮玉祥勉強可以稱之爲下野。

要人們之下野，實在就是上市。我主張今後我們爲正名起見，我們應該稱要人爲上市，把「下野」這名詞廢掉他才好。並且，要人們之上市是不久的，一瞬間又離開了這市而依舊恢復他的勢力了，這正像大鬧蟹上市或是對蝦上市似的只在市上息足不久一樣。所以，稱要人之下野爲上市，實在是最最



龍虎山關漢六十三代張天師爲河水災，在滬登壇作法。(三日) 十日漫畫之三

我這一個主張，敬願教育部採納而通令施行，則我學術界就無上的欣幸了！

### 墨一般的前途！ 余弘臬

我的朋友老沈，他要用中國筆寫字，別的不成問題，所苦的是沒有墨，於是到他後面的書店裏買了一錠。毛筆我是有的，不過置之不用久矣；墨盒也備着，但也安放在塵埃的環境下，足足有了半年。可想而知，裏面的墨汁已是乾得可憐。因此向另一個朋友借了一方硯台，努力的磨成滿盒墨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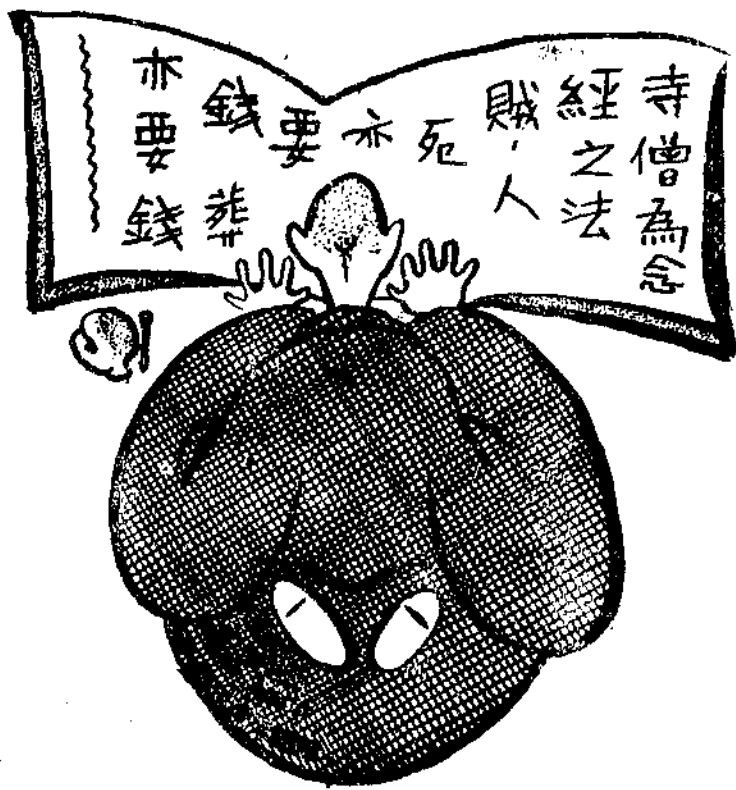
這錠墨呢，確是眞眞的國貨中年的中國貨，乃執筆墨界牛耳的老前輩——徽州胡開文——的出品。因爲要合一些潮流，所以名之曰「中山墨」，上面還做成一個我們青白紅國旗的徽號；反過面來，製成一句我們新中華的形成過去時髦話「求中國自由平等。」

不幸得很，雖是墨中一些些的濃厚了，由濃厚而漸漸地增加了牠的質量，終于把乾之久矣的墨盒

造成了滿淚盈眸的局勢；可是整錠的「中山墨」，「自由平等」早已消失到九霄雲外了，連累了「國」的下半部，也成了殘局。總之，消失的再也找不回來。我無心追索，也追究不到！墨，我也不願再磨下去，「自由平等」早成爲水沫泡影，「國」也不成爲「國」了，不過在過去的夢痕中，似乎有所謂「自由平等」的字樣，完整「中國」的影象吧！

求完整的「中國」是求不到了，「自由平等」還管她媽的。中國的命運真的如此而已？墨一般的前途啊！

記者案：標題應改前途爲現狀，勢可以在前途存一些希望。無論如何，我們中國人，總不會缺少希望的，而且希望的確也是不可或少之物，這一點我想讀者諸君，一定大家同意的。所以目前雖然如墨黑之夜，我們等下，定可以見光明之天日，大家鼓起勇氣，存着希望吧。



寺僧為念  
經之法  
賊人  
亦要錢  
亦要錢

矮人國發現亦化和尚。(九日) 十日漫畫之五

劫





# 珂佛羅皮斯

美 洵 邵



珂佛羅皮斯自畫象

是二年以前的事情了，在 Vanity Fair 上見到珂佛羅皮斯 Miguel Covarrubias 來華的消息；我便四處去探詢，但是沒有一個知道他的蹤跡。今年春天無意中和蕭立茨夫人談起，誰知那年珂佛羅皮斯到了上海却住在她家裏。她又說：他們不久又會來。

九月二十三收到她的信說，他們來了，九月底會到。十月一日在蕭立茨夫人家午膳，這一位『漫畫界的王子』便笑在我的面前。他的身材比我高得有限，近熱帶的面色，眼睛大，有一種謙遜的笑。他的笑是他的特點。這一種的笑可以表示他對於他自己的藝術並不驕傲，祇是愛。人家便也愛他的藝術又愛他的人。

上次他來是蜜月旅行，經過馬來竟被那裏的風土人情給誘惑住了。七個月的工夫，他自己畫畫，他的夫人照相；兩個人又把所見所聞詳細地記述下來。這個竟使他們想到要寫一本書。上海不多勾留，一星期前已和蕭立茨夫人同去北平，大概玩十天回來，我答應伴他們上

他第一次給你的印象是謙恭，相熟了你就更會驚異他的誠懇：沒有一句心裏的話，他不肯對你說。我第二次見到他的時候，他便拉了我到書架半邊說：『昨天有個新聞記者來看我，我對他說中國近代藝術已有了極大的進步：像你昨天給我的張光宇先生的畫，他非特了解了西方藝術的長處，同時又能盡量發揮東方藝術固有的優點。但是那位記者似乎不同意，也許他不會在報上發表；你最好能想個法子把我的意見傳達到中國藝術界去。』正在這個時候，晚報送進來了，他說話發表了一部份，他面上頓時露出快樂的樣子。但是，他又說：『這位記者始終沒有完全聽懂我的話。』

此後我們幾乎天天會見。他酷愛漢玉，收藏着不少墨西哥的雕玉。他隨身帶着不少件精品。他說他必是一個骨董收藏家，所以貨物的真偽他並不計較；他所要的是玉的形式與雕工。他最得意的是他在雕玉上發見了中國藝術與墨西哥藝術的相同處，因為別的国家很少雕玉

中國運去的呢。他的線條的淨潔與剛勁，我相信多少是從這雕玉上得來的啓示。

我們漸漸相熟了；在友誼的氛圍裏，國界已完全消滅，雖然有時他常因了他為沙同那本關於中國的書所畫的插圖而感覺到不舒服。但是為什麼要爲了這些可愛的插圖而感覺到不舒服呢，十多張像抒情詩般的線條畫？我在沒有看到那本書前便在美國雜誌上看到這些畫。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一張中國學生在公園裏談情的速寫：男的穿了翻領的襯衫，手裏拿了三本英文書一手撐着頭，額角上帶了個遮光燈；女的蓬鬆了頭髮，在衣裳的叉子裏隱約現出大勝上的吊機帶，兩個人面對面斜倚地坐在長椅上。這是深刻的同情的觀察。

我們談得最長久的要算那一個晚上，他撤了個謊辭去了一個爲了他而舉行的盛大的宴會，因爲他也和所有的藝術家一樣，最怕接受正式而恭敬的請柬。約好我去接他，五點半我到了蕭立茨夫人家，他在和顏小姐談話，一見我來，便立刻拉着我說：『你來得正好，我正和她在這裏爭辯。我說世界上的一切的人種裏，中國人臉部的結構最整齊，她不贊同。』我看他的表情，知道他方才不是在和顏小姐講着一男一女相對時的普通話，便也狠正經地承認了他的意見。

先到我家裏，我請他到書房裏坐。我預備爲『時代』寫一篇新聞的記載，但是那種審問口供般的談話簡直不知從何處開始。我從來不

願問人家的年齡，我也從來不願把我的年齡對人講；我覺得年齡是一個人的私事。他看上去不過三十左右，但是從他已經爲 Vanity Fair 做了十年的工作一點上看來，那麼他應當是早就過了三十歲了。我不想問他的藝術主張，因爲在他爲 Vanity Fair 所畫的作品上，我早知道他對古典的藝術有極深刻的了解及透澈的研究；他不一定會承認『現代派』畫如何的偉大，但是他決不懷疑他們的地位。我不願問他過往的歷史，因爲我知道自己也不會記得。楚；況且怎樣一個二歲小孩會拿了筆畫花盡鳥之類的事，也不見得能增高他的名譽所清以我決計放棄我的新聞記者的身份。

我於是指給看牆上掛着的那張安格兒 Ing 的素描（見時代畫報二卷三期）。他便興奮地說：『我早就想問你這是不是安格兒。我一進門便知道這是他的作品。我佩服他那種嚴謹的態度。一個藝術家當然不宜太刻板，但是無論如何得要認真得要忠實於他自己。』他又接下去說『中國畫的純粹的藝術的態度，是我所最崇拜的，沒有一條線條雜着一些名利的念頭。中國畫不在形似上費心血；筆一著紙，藝術家便把靈魂完全交付給手腕，這原是一種揮下意識的神祕，方法。在這一方面，中國藝術家得到了最大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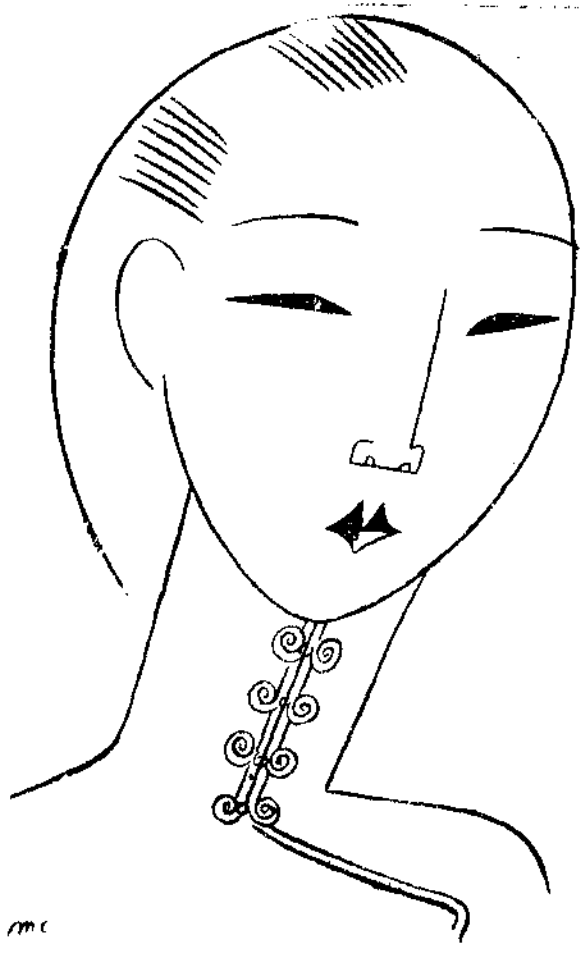
他把一切的藝術分作了三種，他說完全是鬧着玩的；但是我却覺得正像他的漫畫一般，這裏面的確有真理存在。他分的三種是——





- (一)手腕的藝術
- (二)頭腦的藝術
- (三)科學的藝術

中國的藝術便是屬於第一種：這個並不是說一個藝術家不到內心的修養，但是因為技巧已到了極成熟的時期，所以把表現的責任完全子給了手腕。真像寫詩，大意當然預先有準備，但是筆一着紙，自然會開出意外的花朵。頭腦的藝術也可以說思想的藝術或是記憶的藝術，是一種有計劃的表現。因襲的技巧，前人的傑作和內心的修養，在這裏起了最大的作用。他並不要求偶然的奇蹟，完全是意識作用。有許多世界名作都是屬於這一類，是人力的造就，用不到一些神助。科學的藝術又可以說是構造的藝術：一個線條與色彩的建築，是藝術家的目的。他可以用一切現實的或非現實的物形來湊合成一張圖案，作為對於一景象物，一個人類或是一個意見的表現。假使用辟加沙來舉例，那麼他的第一期是屬於第二種；第二期屬於第三種；而第三期則漸有傾向第一種的趨勢。



我又給他看一部宋版的列女傳，上面有顧虎頭的木刻插畫：我又對他說，木刻起源在中國，但是現在幾乎失傳了；反而被日本得到了極大的收穫。他却說：『日本對於中國，正像羅馬對於希臘，做出種種可笑的模仿。中國有許多寶貴的東西並沒有失蹤，祇是為了政治的關係，暫時避開來罷了。』他說這話是誠實的意見，但是我總覺得是同情性的安慰。談了一忽，我便帶他同去古拔新邨，這是

振宇的住所，同時又是我們小小俱樂部。我們為他預備了一些酒菜；有特別燒的魚翅，因為在平日的談話中他說他最愛吃中國的魚翅。他的食量極好，他明知道中國不止五六樣，但是每一碟上來的時候，他總是盡量地吃。最擔心的是我，因為他的夫人早就對我說他胃口的誘大和肚子的沒有籌算。吃好了飯，他簡直不敢坐，他明白他已經被塞滿得像一个長枕了。喝了幾杯水以後，他便從口袋裏拿出一本灰色的小簿子，一枝鉛筆說：『洵美，我來為你畫張東西。』

在許多人面前讓一個來研究你臉上的線條是最難堪的事；他叫我儘可以隨便，但是我那裏撒得開這無形的枷鎖。他畫了一張又畫一張，他說，要捉住一個人的神氣決不是一張畫可以成功的；我對於這刑罰感到無上的榮耀。

畫了許多張；正面，側面笑的，板的，都有，他全放在袋裏，說要回去後仔細揣摩。第二天的早上他竟送來了一張色彩的一張黑白的畫像。

無疑地，珂佛羅皮斯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沒有成見，但是他有他的方向。他的漫畫不是一種諷刺而是一種安慰。待人接物他從不想到要估算盈虧利弊，他留心的祇是善和惡。他拘謹，像太陽嚴守着他的位置，但是他要把光明照在一切的身上。他也有時也敢放任，但是像天上的雲，自由在一個最大的範圍裏。



公認情話 珂氏中國印報之插圖

## 新加坡的「九一八」紀念

### 八「紀念

愛國志士祈聽諸！小驚人！

今天九月十八日，什麼人都不知道今天有什麼特別意義的，就是懂的人看了「九一八」三個字冷落的連排在一起也引不起什麼特別的感覺來。

走到馬路上，每條馬路都有「福建班」，「上海班」……的舊戲在開演，觀衆塞滿了路，連汽車也沒有法子走過，熱鬧呀！鑼鼓聲聲隆隆，小孩子們，還有少女少婦，也穿了紅紅綠綠的衣服，紗籠籠擺着橫豎來看這熱鬧。

冷落地一兩根青天白日的國旗，從窗口晒衣服一般的掛出來，因為下半旗，旗已縮到旗杆底下，那無異地一塊窗簾布。除非是有意看女人的人們把頭仰望窗口（因為很多不敢出門的蜜斯們都在窗口看戲和偷看漢子的）才能無異地看到它外，其他是很難得見的。

有些學校提心吊膽的放了假，有些不上課，但學生還需到校，無聊地空過一天。這就是紀念「九一八」二週年紀念的表示。

當地政府提學司（即教育局）的人員，洋大人之下的忠實奴才。一早就駛着汽車，到各學校去，去參加紀念「九一八」嗎？

他到了一間女學校，剛好在休息時間，學生都散開了，他——洋大人，氣憤憤的找着一位女的教書先生年歲有點老了的說：

「今天你們為什麼不上課？」

「不，剛剛才下課的，大人！」

「嘿！（他仰頭看）你們為什麼掛那支旗？」

「唔……」

「扯下來！扯下來！」

勃勃勃他的汽車留聲機慢慢地低了，遠了。洋大人又到了其他學校去，不用說，照例的去泡製了。

「扯下來！」學生，教書先生們看着可憐的國旗搖着頭。

我在馬路上撞着一位朋友，他是教書男先生，他手裏拿着一包東西，我有點驚奇的問他：

「呀！你有空出來？」

「是的，得讓學校今天放一天假。也就是國恥日的恩惠。」

「為什麼？你們也紀念國恥嗎？」

「啊！不敢當，不過乘這機會休息休息吧了。」

「你拿的什麼東西？」

「一雙鞋子，剛買的，你看好不？」

「哎！這是日本貨呢。真正的日貨你都認不出嗎？」

「不管這許多，如果今天不是放假，那簡直沒有機會去買東西呢。」

「虧了你，『九一八』紀念去買日貨倒是很寫意的事，哈哈！」

隔天。那間女校上課時，有一級的級主任，在講壇上長嘆短嘆的說：

「唉！昨天的事，你們不會忘記吧。中國一個奇恥大辱的日子，也是我們一個奇恥大辱的日子。但是，我們中國人……馬路上，那些迷信什麼盂蘭會……的人，還到處在演戲，遊藝場還是一樣的熱鬧……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可是在教育界……讀書明理，這這般的來侮辱！不過，做了洋人的！有什麼……真是痛，痛，痛心的事呵！」

這位先生，不覺連淚水也跟着說話出來了。

在新加坡，紀念「九一八」的就是她一個吧？

愛國的志士們！請聽諸！

一九三三，九，二〇，

# 文壇叢書錄

章克標編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新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實情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關於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人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 印象和言行 柴扉

幾位作家所給我的

我這篇小文，係就觀察作家的實生活而寫成，很少參攷各該作家的著作，如說有例外，也都在篇內聲明。我希望自己能「實事就事」地寫下來，沒有虛飾，沒有恭維，沒有虛構的事實，也沒有過甚的言詞。他們所發表的意見，亦不一定為記者所贊同。至於次序的先後，也無有甚重大意義。

### 一、許欽文

一九二七秋(?)許先生從北平到杭州，去商科中學任教。

校中某紹人(許亦紹籍)

對我說，新任的訓育主任是有名的小說家，我問以許可有像包天笑那麼巨大的著述。「當然，」某紹人答：「當我走進他的寢室去，看見四五冊厚厚的裝在紙板匣內的總有兩三部之多！」

在國語班上，後來有人問許先生：現在中國的大小小說家要算是誰？包天笑怎樣？他微

笑良久始答：「現代中國可以說沒有大小小說家，勉強說只有魯迅……等幾位。」

問者對這回答自然是莫明其土地堂，就是直到我們讀到魯迅的孔乙己時，也不能承認魯迅是小說家的。

一年以後，他在我們班上的國語鐘點漸漸加多。教科書教我們自己選擇，有的主張用他的故鄉，有的主張用魯迅的彷徨，有的……結果彷徨以

### 母甯說不是崇拜魯迅翁 阿靜

我愛魯迅，在中學換過屁股，幾乎為了偷讀阿Q正傳的書遭斥退；但是母甯說我不是崇拜她的作者——魯迅翁。我曾在飲冰店的門口埋伏，為了偷窺而且畫了他那骨氣嶙峋的容容。那三分鐘的速寫的失敗的無勇，因為會見「名一人是我心怕的惶恐。

但是我貪心的讀遍了我所能破爛購求的書報上的他的文章。此老一定會覺得那樣的事很像阿Q吧；為了得一本華蓋，我只得換上了從遙遠的鄉間帶來的老藍布衣裳，連同一顆希望的心請進了典當。可是我始終沒有緣分同他談話，見面，除了書上的照片。不過我也有我的私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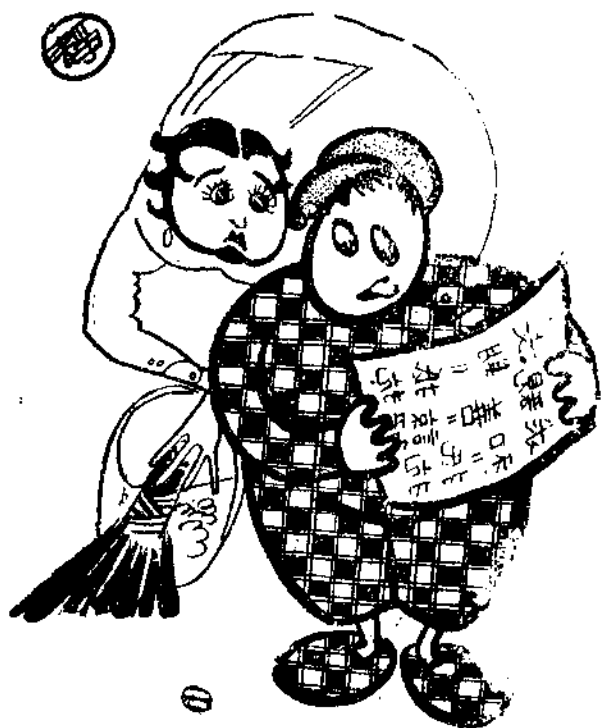
他房裏老還着不走，他說他們既這樣喜撒爛屎，他下次在凳上應釘幾隻釘才好。有一次我進他的寢室去，他突然指着我的臀部說：「什麼你也拖起尾巴來啦！」我向他後看，知道我的襯衫沒有塞入袴內，而露出在制服的背跟。

同學有時把文章寫得很長，字數長到兩萬三萬，他並不表示憎厭，這固由他的責任心使然；同時但我想，這與他的創作或有些關聯(?)，因為他是以描寫青年心理見長的。

有些人諷刺他的「名產」：生活夠忙了，還能今年一本紅的，明年一本綠的？分明是粗製爛造無疑！實在這些全是推己及人的話，——他的性情孤僻，很少說話；他無招待新聞記者的必要，他沒有以官爵收買走狗權營私的興趣；他無心做國民會議或怎麼鳥會的代表，他不善於徒事空喊，他不想拉攏士紳，也不忙於跟隨要人。因此他比那些諷刺他的有開些，他以這「開」去創作，而那些却眼紅起來，於是「多產，多產……」不過他的「多產」還有別的原因在，此說詳見他的彷彿如此中做小說過年這篇引言。

他對於寫文章，在他某次給我的信中有幾句警關精要的話……你底生活定是豐富的了，有空應該好好地回想，好像牛羊的反芻，然後再把細想以後的結晶寫下來。

去年讀書那年，有一次我去訪他。那時他的至友陶元慶去世不久，他的思想紊亂，心緒不甯，不能創作，而且說了



「給表妹的信。」班下為之譁然者良久。

他的性情孤僻的原因，接着說到我，我預備功課，投考學校訪問友朋，計劃遠行，生活真是緊張，他說他很羨慕。我後來想，他在先對我說他自己的情形，意思是頗深切的了。

陶劉案發表時，我在北平，據陶兄話：(下二說由余友轉告無訛)許不能預防慘案的發生這點，應負相當責任。又陶兄對乃弟元慶之死，亦責許的個性太強，不從早使之就醫云云。對這件事，我均不明個中底細，故對陶兄的話，未敢有所妄評，不過我覺得陶兄的三說，還有客觀地細審事實的必要。

### 二、鍾敬文

鍾先生生於一九二九秋(?)打廣東到杭州，(原因詳西湖漫拾中的致北平豈明老人，這里不贅。)也去商科中學任教。

他上課時，眼睛老向上看天花板。有一次他出作文題目，內有「給姑娘」，另一次內

有「給表妹的信。」班下為之譁然者良久。

他喜歡著和衣(即浴衣)，平日無課，他老在他的房間內看書，這時若有人從破紙窗洞內窺望進去，他著着和衣靠在書桌上(即使是中午)。有時送客他也著和衣。暑假中更無牽掛，「日」和「夜」和「和」，但看去絕不像日本人。

他是個極富有感情的，喜詩，也善小品散文。同事說他老為了愛而悲哀，常作孤獨的漫遊，或在西子湖上，或在錢塘江畔。

我們班中有個同學老不寫文章，有一次鍾先生寫了一信教我轉交給那老不寫文章的。信的大意是……我真真為你着急，一個學期快完了，而我仍不曾看到你的一篇文章，為了在你的大名下，不致有個空白起見，請你見信後即能完成一篇交下，至盼……

他的興趣是集中在民俗學的研究，於中國民間文學尤有心得，最近他在致力於古代習俗與宗教的探討。他對「辯證

法」的解釋「自然現象」頗具體。

### 三 苦雨齋與苦雨翁

我在平曾以「文新」特約記者的資格，去訪問周作人先生。

先一天在北大一院約定，於次日下午前往。

他的住宅位於西城靠近西郊的地方。

侍者先引我到苦雨齋小坐。苦雨齋是三間向南的寬敞的平房，正中進門，就見四壁的書櫥，裏面滿是日文書籍。淡黃背土茶青色的「明治大正文學全集」八個大字，就是兩年以後的現在，猶顯然腦際。東面一間，從半掩半啓的門望進去，知道裏面藏着綫裝的中國書。西面這間，有小圓桌，椅，知道是會客的地方。這間正中間上見有沈尹默書的苦雨齋的小匾，齋內藏書以西文爲多，日文的亦有，靠窗是書桌，我想他「談龍」談虎時，總在這邊旁偷閒忙著。記得桌上除筆墨外別無他物，靠窗外望，小小的院子裏，有的是「丁香(?)」之類的樹木。

我記不清齋內掛的是哪一些字畫，齋中唯一的特徵是「清靜」，好像身臨禪寺，覺得萬事俱空心胸爲之曠達，而且還清靜夠惹人留戀。

我在齋中小坐片刻，即見「苦雨翁」悄然進來，手拿一信和一紙包。寒暄既罷，他說他本預料我這時不會到達，所以特留信件等，因爲他正有特別事故，將外出。於是他將手

今年已經是今年，我失望的沒有，然而沒有新的「轉變」的，新的阿Q正傳出現。

希望以外，我欲言的，是我的衣服除了受郵政局負或鐵路局員的冷面，當經有人談到牠的顏色藍靛，則只有像路人洵在灰色馬裏面喊：「天」。

我希望我沒有偏見 (附圖)



魯迅先生與魯迅

中的信包及(稿件)交給我，信光圓的頭，八字鬚掩沒了半啓的口，從眼鏡裏望進去知道他有一副溫和而沉靜的眼，竹布大衫若配代以禪衣，他就像個十分有修養的和尚。他並不像他自己所說很有些紳士氣，說起話來很冷靜雋永，幽默，但並不稍露尖意，好像他的爲文，一種近乎靜穆的慈藹永不離開他的週身。

許欽文曾說聽周先生講課要能細心回想才妙，這話很不錯。他說他不善說話，但說的話總又很經濟扼要，而且深刻，我想，要這樣說話，才算善說。譬如他談「寫作」——「寫作」是思想表示的掙扎；「寫作」是文字表現的掙扎。

在「散文」課上所講的，大多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內所講的雷同，這里不便多寫。他講到魯迅的散文集，說要算朝華夕拾最好，最自然。他並不主張「文以載道」，而生張「詩言志」，詩言志就是隨便寫——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所以他說：鋸木的鋸得自如自得，看去令人暢意才好；否則鋸的面紅汗流，氣喘，那看者總不免爲之吃力叫苦。他說魯迅的野草就是用盡力量寫的，文字雖精練，深刻；但有些仿采尼的筆法，所以不常有點做作。

我從友人處聽得，他當忙着爲青年作家看稿。我的稿他也看過，但我非作家，雖是早

他曾批評他自己說他是個「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又說：「托爾司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同生活主義與善科學，耶穌孔老的教訓練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不一樣的在歡喜尊重，却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實行的路……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的國道，也未可知……」(見雨天的書)不過這已是十二年前的話了，他現在是否仍然這樣，不得而知。不過近年來人說他「思想滯礙」，同時他自己

則願「稍悔爲幸」，言語之間亦有目嘆沒落之概(見看之集序)。(魯迅去年在平演講，說：「北平有幾位文學家說：『我』是沒落，就沒落好了。』何必自暴自棄至於此地但批評的人也不要太過分……」此話是不對乃弟而說，姑且不管；總

### 松江文人小誌

(一) 施蟄存之寫意

施蟄存以前在松江縣立中學裏教國文時，每每自顧自的講書，學生在旁小說或做別的事，一概勿管，他的理由據說：「你曾說……你們不聽我講書是不妨的，不過若是不看文學書籍是錯的。」於是乎，當他上課時，學生們大看其小說，而施蟄存也獨自開留聲機。

(二) 朱王墳的抄襲

朱王墳前在松江民衆報新欄中發表一個劇本！「熱河襲北平某號中北平急電，果然，朱王墳復來自己寫個自白，

之證諸他的言行，「自暴自棄」是不會的，對於「新文學」等等他也在注意的。我們且等待着看他的「沉默以後」。

(注：上記訪問事，後來寫就寄「文新」，故此係舊事新提，理應聲明?)

(待續)

說是改編，不承認抄襲。但在前任職的縣立中學裏的學生，都封一雅號與他，是謂：「文賊」。(按：詞賊已有，與此賊可稱無獨有偶！)

(三) 羅洪大發皮氣

羅洪在松江第一高小教音樂時，有一次被小學生們捉弄，致大發皮氣，而不禁嘔嘔哭咽。原因是爲她叫小學生們唱一支英文歌，而將一個英文文字(好像是唱)讀別了音，被一個小學生說被，她一時礙於老師的面子，不肯認錯，於是大家爭論起來，最後她哭了，說不願再教書了，校長不禁大恐，就將幾個自以爲壞的學生記了過，寫悔過書了事。羅洪那就依然教着音樂。

中秋之黃昏

美國羅傑西男子買身，大可爲我國文人無行之理提憤 十日漫畫之七



十日漫畫之七





# 一個律師的自白

(五) 舌人

## 第五章 怎樣待人接物？

待人接物是一種處世之道。無論何人都有他的特殊的方法來博得一句「某人很好，很誠實，又能幹！」這可證明人們是巨大的動物，也可以說人類是應該巨大的。「自大」是起因於「好勝」，而「好勝」是人類的天性。明明是腹內藏着利劍，然而口裏仍應說得甜蜜；這是一種虛偽。「虛偽」便是一種方法，手段，政策，可以滿足他們的為好勝而自大。我抱定了這種成見作為我的觀念，覺得世界上隨時隨地應該運用「虛偽」，並且「虛偽」是人生的神祕的美德。你右手拿了刀儘在殺人，你不妨在左手拿一串佛珠來掩飾你的兇惡而表現你的慈善。事實上愛財如命的官吏，表面上應穿起布衣敝服來提倡節儉，那末可以轉移他人對他的目光，以為他不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民蠹，却是廉潔自矢的民父母。

「虛偽」能轉移他人的目光，也能麻醉他人的判斷力。我以為充當律師職務的更不能缺少這虛偽二字。

做律師最難的是名聲，名聲到底需要什麼資格？到了怎樣的程度纔可稱名聲？這可以說毫無標準。如果拿辦理案件的多少來作標準，那末辦案多的不一定每起案件都能使他出名，辦案少的或者祇有一件便能使他出名。但是這出名尚是一個疑問，或者祇辦了一件案子就利用報紙來宣傳果然出了名或者辦了幾十件案子還從不知道便不得出名。我們通常對於出名，完全是作為好的名聲看待，但是壞的名聲也同樣是出名；「流芳百世」也是出名，「遺臭萬年」也是出名。做律師的却並不需要好名聲，你名聲越壞，越有人來請教，你的生意越好，所以做律師的出名決不是好名聲。如果你的名聲好了，某律師是善提心腸，辦案公正，這位律師的生意一定不會好的。這難怪做律師的沒有好名聲，完全是社會上沒有好律師立足之處。這是我的見解如此，我並不希望做律師的理由也是如此。

我的希望雖不願做好律師，但是我極願意做一個名聲——人家以為我名聲好的名聲。

其實我當時連壞名聲的名聲還夠不上資格，然而我處處以名聲自居。我有時親戚家裏有什麼婚喪喜慶，在酒席上也有一種表現我是名聲的機會到了。談話中討論的問題，無論某甲在說日本人無理侵略，或是某乙在說政府的腐敗；我便立刻插入一句：「這完全是照法律做事！」如果在座的人的注意還沒有被我這句話吸引過來時，我便繼續一句：「諸位！像我們做了律師也沒有辦法！」我已試驗幾次，如果這句話說了以後，在座的人一定會靜默起來；（這時我不管他們的靜默還是一種對我的尊敬或是鄙視，至少他們總覺得這話奇特）；我便可以發揮我的宏論，要投人所好的宏論。例如依照法律這種貪官污吏極應該一個一個的槍斃；或是黃慧如愛了陸根榮在人情上不應判陸根榮坐牢，但是法律上是不能寬恕的一類問題。等到聽眾們對於我的話好像有了興趣的時候，我儘可以講一些法院裏的案件，參加自己的意見，來表明我是一個精通法律的名聲。

或是有時候某君拿一個法律問題來請我解答，怎奈我實在不知道法律上究竟如何規定，當時是翻閱法律條文是及不及了，我終是極力鎮靜，態度自然毫無慌張的神氣。如果當時實在難於回答的，就需用一種靈敏的機警。我在靜想的時候，乘手在香煙罐內抽一枝紙煙即刻含在嘴唇上，再取一盒火柴擦火，燃了紙煙，吸了一口，吐了煙，這樣便有大約一分鐘的時間可以考慮一個適當的答案。如果自己吸了煙還是不出來，那末就要說一句：「你吸煙嗎？」乘便來拿一枝煙敬給某君，再為他擦火柴燃煙，這時雙方不免略有謙遜，也可以消磨一些時間來思量答案。要是再也想不出來，那末便照以下一段話作為答案，這是萬安萬當的經驗談。

「你不要以為法律如何規定便應當如何做。法律是雙關的，是活的不是死的，而且法律終離不了人情，你祇要把常識來判斷，如果用常識講得過去，法律上也講得過去的。」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朋友來請我解答一個很難的問題，我想許久也用了上面一句答案；可是他一定要問我法律上究竟如何規定。到時我就在書架上抽一本法律條文，但是口裏仍說着：「你一定要看法律，那末你看罷！我對你已經說得很透切了，其實法律規定是活的，看了還是沒有用的。」同時趕緊翻書，幸而尋到了，果然應付了那緊急關頭。當時，我也想定如果一時翻不到這事應該適用某條法律時，我便將書在旁一擱，不慌不忙，接着可說：「何必費時翻文呢！我都曉得的，我所說的就是法律。我們做律師的讀了法律豈有不懂法律的嗎？」這樣無論何人一定不好意思定要看法律的條文了。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一些大概，當然不是完全的記載；但是讀者們至少可以知道我的靈敏過人了。的確我沒有這靈敏過人的特長，我後來怎會成一名律師呢！

我對於辦案，關於民事部分的漸漸地有一些經驗了。我已代表他人出過好幾次庭，這不可必一件一件都記下來，總言之，我辦理民事案件已從生疎到純熟的地步了；但這僅指點怎樣寫狀，怎樣出庭，什麼時候可以在庭上開口，而言。對於法律研究，還不敢說我已很純熟了。

出庭是我所喜歡的事務，尤其在新做律師的時代，這是新律師增長經驗的試驗品。不但如此，時常出庭既可以表明我生意忙碌，又可乘機會多認識幾個同業。因為做了律師除非不出庭，出庭呢在不知底細的旁人看來是非錢不辦的；有時雖未拿到錢，亦願意出庭的，他人那裏知道這出庭是沒有錢的呢！我當初只希望出庭，最恨坐寫字間，對於窮苦的人，更願義務出庭，表面上也可說是哀憐那當事人的寒苦而仗義執言，事實上我完全是為了上面的理由。

常常在法院出庭，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在親戚友朋談話的時候，更可以作為一種資料的目標。譬如說我今天上午在地方法院出庭，那個推事是何等地糊塗，對造的律師是何等地不諳法律，以及原告供詞的矛盾之類；最後可說到我自己代表被告的雄辯大才，說得那原告律師竟然目瞪口呆。明明我今天出庭時候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在親友面前儘可說我會辯論了半小時；明明知道這案子是必遭敗訴的；我儘可說我出庭以後是一定可以勝訴的。我決不說我自己丟臉的事情，即使不幸在庭上被推事罵了一頓，我對親友說起來，就說那個推事被我罵了一頓，罵得他面紅耳赤，無言可答。我從前聽見一個朋友說起，曾任司法總長的某律師，有一次在某某縣法院出庭，那承審員年少氣盛，完全不把那出名叫聖人的律師放在眼裏，在審訊時竟然大拍案桌起來。那位律師便立起問道：「請問貴審判長，這拍桌子是根據什麼法律？」那承審便閉口無言。我對親友說我罵推事，就拿這件事情來自比；聽我說的人，那個不稱頌我的出言銳利，實可當名律師而無愧色。

我又研究了幾種待人接物的方法，而且我以為凡屬律師必須採用的，但我一時也想不到許多，現在只得把兩種頗合實用的寫在下面：

當熟識的親友問我：「忙嗎？」千萬不能說「不忙！」也不能說：「很忙！」；應該說：「這幾天實在沒有空閒！」或者再說一句：「忙的時候一天要出幾庭，要跑幾個法院，實在要吃飯沒有辦法！」做律師的不能不忙，換言之，做律師的字典中是沒有「空閒」那字的。

當我不在事務所時，就應該叮囑書記，如有電話來，應該回答：「大律師出處去了！」但是在法院辦公時間以後有電話時，應該回答：「大律師已由當事人請去證明一張契約去了！」決不可回答不知道。如遇有客來訪而我本人不在事務所時，其回答亦同，惟須婉言請他明日再來。綜上所說，其結論便是律師應該用虛偽來對付一切。可是法庭上便不能完全虛偽的，換句話說，智識的或高或底不足虛偽所能表揚或掩藏的；以上是我辦理了一件刑事案件方才明白的。待我忠實地記載在後章了罷。



# 律師文件程式

曾迭

## (一) 遺囑程式

說明

中國民法，對於遺囑方式之規定，計有五種：

- (一) 自書遺囑
- (二) 公證遺囑
- (三) 密封遺囑
- (四) 代筆遺囑
- (五) 口授遺囑

中國法律，雖規定遺囑之方式有五種之多，但中國人對於遺囑一般之觀念則甚薄弱，究其原因，不外下列所舉各端也：

(一) 中國人有貪生怕死之心理，廣言之亦即凡是人類皆所共有之求生心；但中國人則略有例外，甚至以爲一立遺囑，定是死兆，此則又是基於迷信觀念而然，所謂愛討吉利，厭惡不祥是也，譬如東北四省明明已經失去，而運動會中偏有該數省之代表出席，亦所謂討討口上便宜而已。

(二) 中國人有隱惡揚善之美德，明知金錢是萬惡之媒介物，故有了財產最怕給他人知道，即所以隱其惡也，對付其他借錢之人，則必曰：「我窮得不得了……我窮得不得了……」，即所以揚其善也，此等人若立了遺囑，無論是「自書遺囑」，或是「密封遺囑」，均難免有流落在外之危險。等到別人發現你之有財產也，於是不啻自揚其惡，而惡事又必然傳千里，於是就一定會大量的「善人」前來勸你快快改過，於是此輩勸你「航空」爲善，彼也勸你「義勇」爲善，結果自己「善人」未成而子孫先已非孝，子孫非孝而做「××黨」，××黨多而又要勞大軍之安內，因大軍之安內，又致無力攘外，則「航空」爲善，「義勇」爲善云何？遺囑之爲人不歡迎，有如是者！

(三) 中國人的生命財產無法律之保障，今天訂立遺囑，寫明共有財產百萬，如何分配，而明天也許已是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空有遺囑之形式而無遺產之實在，訂立遺囑又是何苦！

(四) 中國人對於執行遺囑，沒有責任心；譬如曾有一個做父親的人，立下口授遺囑，叫他的子孫，要聯合他的朋友一同起來，去打某某等仇敵的耳光，豈知等到他死後，他那些沒出息之子孫，不但不敢動一動某某等的毫末反而認賊作父，不顧廉恥，故此種「遺囑」，其效力實等於零，除可作爲祠堂中之裝飾品外，可算一無用處，則訂立遺囑又何必多此一舉！

有此上述之四大原因，中國人對於遺囑之信念，無疑的要十分薄弱；十分可憐矣，甯非中國民族，民權，民生上之大缺點乎？蓋中國民法中既規定遺囑之方式有五種之多，若自己之

國民反而絲毫不加注意，不去應用，則將來各國僑華外人之頭事裁判權完全收回，外國人盡行遵守中國法律之後，此項民法上之權利中國人自己既不用，不將有專爲外國人而訂立之讓乎？故近數年來，中國對於遺囑之宣傳，不遺餘力，舉凡「無線電廣播」，「留聲機片」，「文字」，「圖畫」，「信紙」，「信封」，「月份牌」，「日曆」，「商標」等等之中莫不可以耳聞目見，甚至十齡左右之小學生亦能琅琅上口，背誦如流，一若中國之小學教育，專爲小學生預備數十年後之大事而設者，可謂盛矣！

律師文件程式一書中，原來本無「遺囑程式」之專章，不過於「附錄」中略一提及而已，但時移勢遷，不得不改變支配，重定去取，以適合時代之需要，因將「遺囑程式」詳加說明，列在本書之次章焉（將來發行單行本時，如無其他變故或將列爲首章亦未可知，因著者生性不識事務，思想難免落後，即此次之忽然將本章提前發表，亦係經友人提醒而然，以後尙祈聰明的讀者，隨示機宜，以匡不逮，幸甚！幸甚！）

中國民法所規定之五種遺囑方式，其名稱已見上文，但方式雖有五種之多，而形式則不妨一以貫之，惟中國法律，向以文字爲主，具體之圖畫表格，皆不注意，除文武官員之服裝，指揮刀，符號，徽章等用圖畫；公債還本計算方法用表格外，其他絕少概見，即本章所述之遺囑形式亦不過用文字加以抽象之規定，並無具體形式之指示，足徵當時之立法者，決非先知先覺，著者亦可自慰不少矣。

遺囑之形式，雖可以一以貫之，但本書所舉之程式則與市上普通遺囑之體例，略有區別，人生於世，總有爲自己或別人訂立遺囑之機會，而律師尤有業務上之關係，爰將著者之心得，列舉於後，以資參考。

- (一) 遺囑之陳義應力求切合實際，須不尙空談，不落浮誇，俾免繼承人盡成低能兒。
- (二) 遺囑之文字固應力求淺顯，但亦不必過求音節之鏗鏘，有類樂譜，俾免繼承人徒唱高調。
- (三) 遺囑之效力，不可過於絕對，如有一二有力之繼承人，認爲不然，不妨聽其修改，俾免引起各繼承人間無謂之爭鬥。
- (四) 遺囑應藏之深山，至多規定每年環讀三次，以示隆重，俾免成爲濫調。

立遺囑人×××今因登龍之術，去死已將不遠；竊念塵登無罪，遺囑尙有自由，爰本斯旨，立之如次：

- (一) 任命×××爲本遺囑之執行人，務須執法如山，不得得知易行難。
- (二) 委任×××××爲本遺囑公證人，務須一秉大公，不得

有虧職務，

(三) 余孑然一身，並無親屬，故所有遺產，一應公諸社會，其分配方法及條件列下：

(甲) 祖遺羊皮馬褂一件，雖已敝舊不堪確係出自大內，今即以之呈送北平古宮博物院保存，條件如下：

(子) 無論何國軍隊或何種軍隊，即有一定攻進北平之危險，亦不得遷移其他安全地帶，甯爲玉碎，誓與城共存亡。

(丑) 應標明該件永不出賣字樣於陳列該件之處所，使收藏家可以一目了然，並避免將來法院之麻煩。

(乙) 古畫十幅，速即保險郵寄巴黎或羅馬之張學良先生。

(丙) 將未中獎之第一期航空公路獎券拾紙糊成小飛機一只，即予焚燬。

(丁) 第二期航空公路獎券一張，余已不及躬奉開獎盛典，其號碼爲二二六六二二號，如不得頭獎，定得特獎，可購飛一只，獎余之尸體，從一萬尺高擲下，舉行「空葬」，雖屍碎萬段，亦所甘心，但切勿在開北舉行，以免引起恐慌，擾亂安甯，飛機及餘款即贈予獎券主辦人以酬其勞，（飛機可供公事及宣傳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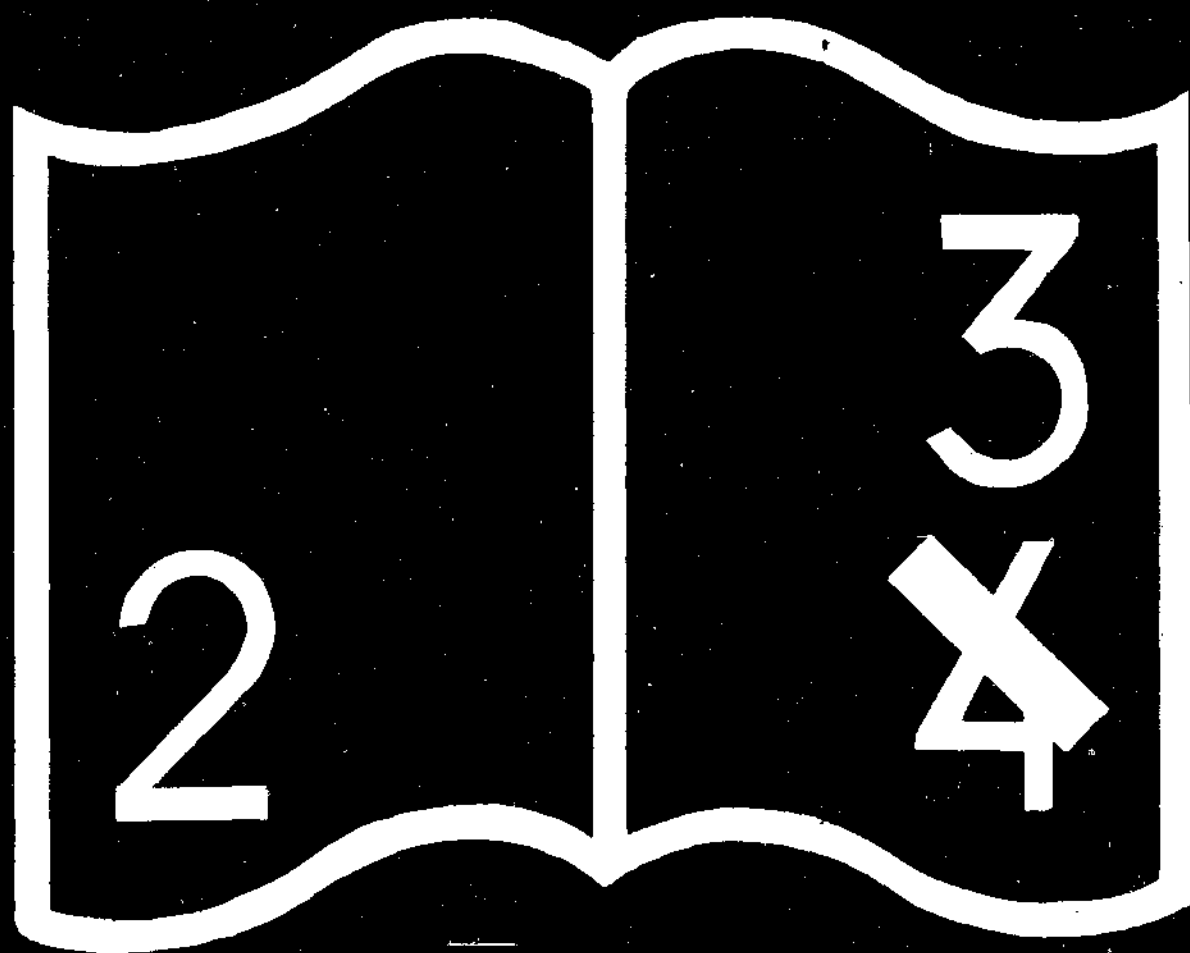
(戊) 枕邊有小姐須知一冊，係在×××小姐處偷來，應即設法奉還，如不獲查得其住址，可登圖畫報廣告招尋必得，並應致意×××小姐申述余最後之懺悔，余信奉儒教，痛惡僧道，余死後應專人往湖南，廣東兩省，尋訪博學鴻儒爲讀五經一小時，以慰幽靈。

(己) 余本有×××主義一部，今已殘缺不全，惟第三篇×××主義尙存，應即捐入×××文化館保存。

(庚) 余之遺囑應印十萬份，于舉行空葬時同時擲下，遺像亦然，原照及手跡應送市府保存，待將來主辦書畫展覽會時，隨時陳列，以供各界之欣賞。

中華民國××年×月×日 立

立遺囑人 ××× 簽  
公證人 ××× 律師 簽  
律師 ××× 簽



编码错误

# 獄中記

許欽文

雖然我自己很清楚：朱同金演成慘案的時候，我的確遠在外面；

她們同我，一個也沒有愛情的關係，演成慘案的原因，決不在我底身上；半年來她們同我都很少來往，要這樣演成慘案，她們爲的是什麼事情，我實在不知道。只是偶然的場所關係，我是法定的屋主，爲着清理責任，我原是自行投案的；以爲關係既淺，當即可以了結，所以連被舖也不好預備。可是檢察官因我年長未婚，有着「瓜田李下」的嫌疑，以爲非經詳細偵查不可，就把我羈押起來。一經交給看守所長，不管嫌疑底輕重，依着職務的關係，我是被認真地管束住了。管束我的人只是服從上司底命令，沒有處置我的權力。我既行動不自由，停止接見，又不能向有着處置我的權力的人去聲辯，只好耐着悶等候處分。早晚按時有飯菜從門上開着的方洞中遞進來，雖然粗劣得很，總不至於餓死；窗雖小又高，空氣總流通，也不至於悶殺。我進看守所的第二天下午，第三天是星期日，從第四天起，知道還有可以散步的時間，叫做「運動」，就是到一個種着幾枝花木的天井裏去隨便走走。

事情實在非常需要。

櫃子一個一個接連排列着，門又小又矮，統統關住，中間是走廊樣子的甬道，看去很像是輪船上船頭部份底房艙的情形。在櫃子內，只能聽到別個櫃子內底談話聲，却看不見那些說話的人；因爲有幾個人話說得很響，好像那些人是很大很可怕的。到了「運動」的時間，大家走出櫃子來，統統見面了，其中並沒有頭上生着角，或者牙齒長出在嘴巴外面的，這才使我減殺了好些莫名其妙的恐懼心。這樣同被羈押在一道的，應該稱作什麼，當初我很想不好；以前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稱作同學，教書的時候稱作同事，也稱同人或同仁。但那都是由於自動的聚集，在這裏都是出於被動的，當然應有特殊

我一道在天井泥地上散步的不過三四個人，而且不過緩緩地走，沒有像我用勁運用四肢；其餘的都停留在天井旁底走廊裏，三五成羣地閒談。這當初使我詫異，怎麼他們不要運動；隨即也就瞭然，以爲大概他們被羈押得已長久，慣了，所以談笑自若；而且日子既多，於難友間已發生了感情，談話比散步更需



此次全國運動會中之新聞記者，委員某君其狀部能新開界之大講。八日東京十日漫刺之七

要了；或者他們本來沒有運動的習慣，所以只需要談話。我用勁走了二十多分鐘，在那狹長的天井裏不知道已走了幾個圈子，覺得肩膀已經寬鬆，四肢也已靈活起來，就把步子放緩了。剛一個已經死去，另一個受傷。」  
「是死了人的事情麼？」  
「是的，不過當時我在外面，事情固然不曾與分，事前也毫不接頭，只是屋主的關係。這樣羈押我，實在是冤枉的！」  
「你以爲冤枉的就不妨了麼？」  
中山裝的難友在他底方額角下睜大了圓眼睛，起勁地說，「誰不冤枉？我何嘗不冤枉？我也是爲着朋友底事情，也只屋主的關係，只是因爲死了人，如今已快兩年了，早經宣告無罪，但還是出不去。啊嚨！你得注意，在法庭上說話千萬要小心呢！」

圓大的眼睛注視着我，他那方額角上起着許多條皺紋。我聽了他這些話，猶如半夜被寒冷攻醒，希望有被服添蓋時，却被潑了一大盆的冷水。我不作聲，中山裝的難友也不再問我；却從廊下走來了個尖下巴青白臉的難友，一到我底面前，他就注視着我，「你不是姓高的麼？你不是住在荷塘前的麼？」  
「是的，」我勉強應付說，「你怎麼知道的呢？」  
「我怎麼不知道，前天就有人來講起了，兩個女人家，一個是姓金的，還有一個姓朱，姓朱的相貌好，爲着爭鋒，——男的姓高，被姓金的殺死了。可不是麼？」  
「說是許多人都在這樣說，」我又勉強應付說，「不過事情實在並非這樣，她們兩個人同我都只有普通的朋友關係，一個也不愛我，怎會爭我底鋒呢？」  
「是哪個先到？」尖下巴的難友，取用極嚴厲的刑罰，我們由傳聞聽不到不少的北部地方大森林，有收容外人間諜嫌疑犯的國立大監獄，許多無辜的外人，受着虐待酷刑，那種慘無人道的處置，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最近有英人威利，梅爾却特，以受間諜嫌疑，被收於該監，以九死一生中逃回到了英國，才露泄了此段秘密。據他所說進的，實有極可怕懼的。

## G. P. U. 監獄秘聞

### 九死一生的逃命者

### 齒牙脫落的青年

威利因一件與女人相連連的事件。而被株連，炸爲間諜嫌疑犯，由 G. P. U. 之手，移解到這監獄中來。此人以事於伐木之苦工，約有二入光景，又有三個英國人的火夫，被送到這牢上來了。

這三人是當船停泊在白海的安堅散時，做陸而徘徊於海濱，致遭 G. P. U. 之逮捕。這三日到了監獄的一天，即被用刑罰，要他們招承中間諜的事。他們起初是強硬否認，申說冤屈，但因硬絕食及特種拷問之後，爲荷欲延一時之生，就認罪了。

這三人大概是年紀二十五歲的青年，初來監獄時，有不愧英國青年的強健體格，但在六個月之後，却完全變了樣子，成爲只腹皮和骨的人體，正像僵屍的出現。這因爲獄吏的虐待，給他們石頭一鞭鞭的鞭打，他們的上下齒牙，都損毀了。

三人最初也呼聲計劃逃走，可是後肉體精神都受了損害，眼光中已不生希望之光，漸漸衰弱下去，那坐以待斃的樣子，令人傷心無語。

## 冰上掘墳墓

也是和威利監禁在同一處的一個法國人，本是在里耳市做學校教師的，他身材矮小，但極強壯，在這監獄已經過了三年的地獄生活了，但並不被凍死的希望，徐徐等待那機會的到來。

此人與同囚的另一人名拉格者，共同策劃逃走之事，二人很耐性地實行其計劃，可是一到了緊要關頭，拉格胆怯起來，把這樣子的秘密向典獄報告了，想由此以獲得恩典。

結果，這法人即刻宣告死刑。可是這時適逢槍彈的供給稀少而常行誤，於是決定用槍殺以外的方法來執行，獄吏們暗中計劃着。

友搖着他底頭臉在空中劃了個圈子又問我，『在你那裏。』

『姓朱的先到三天。』

『姓金的後到，死的是姓朱的；那末你對檢察官怎麼說呢？』尖下巴的難友這樣問了，又搖着他底頭臉在空中劃了個圈子，隨即注視着我等候我底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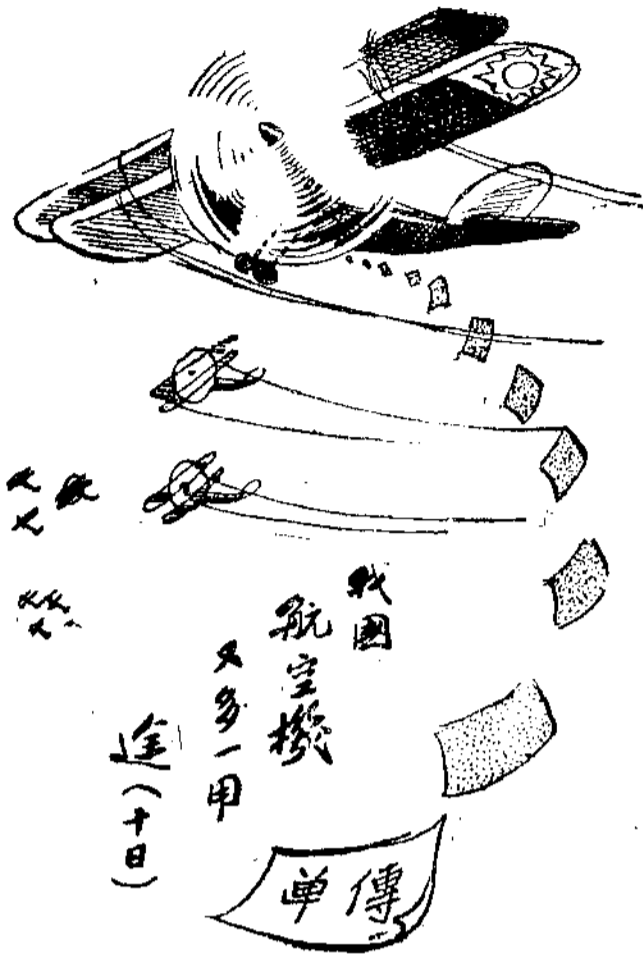
『我是照實在情形報告的。』

『好！你該苦！』尖下巴的難友皺起他底眉頭來責備我說，『你可以這樣老實說的麼？姓金的後到，她看看姓朱的已經先在，當然，妒情勃發，所以要殺人了。』

『他們都沒有愛我，』我低聲辯解，『而且姓朱的究竟是否被殺也還沒有清楚呢！』

『可是你總不能這樣說，如果你說姓金的先到，那就可以說姓朱的是自殺的；現在還可以說姓朱的是自殺的麼？在這裏，只好『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怎麼你連這種道理都不懂呢？該苦該苦，你是該喫苦的了！』

我還在辯解，我實在有着不能不照實報告的情形；她們並非爲着



飛機又多一用途(十日)

十日漫畫之十



我爭鋒，也總可以證明。可是鈴聲已在遠處搖響，『運動』的時間已完，只好回進籠子去。不消說，聽了這位尖下巴的難友這些話，我底胸膛裏好像放進了一大塊的鉛，老是沉悶得難耐。這不但因爲照他所說覺得可怕，實也因爲由此覺得事情不能使人瞭解，以前認爲容易證明的事情，照此看來是弄不明白的了。散了步，肉體上雖然寬鬆了點，內心的苦悶却更強大起來，慌亂中覺得窗上底鐵竿愈加粗得有勁，將要阻住空氣底流通了。

打開鐵鎖的聲音接連響着，『運動去！』看守的人這樣來說，可到天井裏散步去的時間又到了。難友中雖然並沒有頭上生角，或者牙齒長出在嘴巴外的，也並非個個臉上海滿橫紋筋。可是像方額角中山裝和尖下巴青白臉難友底話，都使得我非常恐慌，因此使我感到，難友的『友』，好像並非朋友的『友』；只是使得我難堪，引起我意外的恐慌，也就怕敢再去接近他們。但在籠子中實在太氣悶，總覺得有一刻的閒散也好，我仍然跟着難友們到

你借到了款子，前時向我們祖宗借的薄欠好來清償了。(九日)十日漫畫之九



天井裏去散步。——在當初的幾分鐘，我依筋肉底要求，步子自然會跨得很起勁。後來身子有點寬鬆了，肩膀背脊不再感到緊縮得難耐，我依然把步子跨得很緊，爲着怕得方額角中山裝或者尖下巴青白臉的

### 航空獎券 仲彛

(一) 奉勸諸位，快快去買，航空大獎券，有利無弊，百不一失，譬如硬派捐；

一元一條，普福羣黎，恩澤廣且遠，

政府擔保，十足發現，頭獎五萬元！

(二) 不要做個吝嗇鬼，一毛不拔，譬如黨部再造屋，看你踏脚？保安剿匪鎗尖捐，有何辦法？譬如日兵炸彈轟，統統燒却，欠上三個月薪水，只好餓飯，政府叫人民發財，你還裝腔？

(三) 你說青年無出路，胡說八道！化上一塊大洋鈔，財運若好，

難友來同我說話。我覺得已經夠難受了，如再加上強大的刺戟，胸膛將要窒住，血管將要如數破裂了。反正有些話已經說了出去，有些事情總得慢慢證明。

(四) 馬上海所大洋房，汽車保鏢，姨太太五六個，個個撒嬌，逸園做個老主顧，狗運交交，漂亮舞女儘你摸，闊掉大少！

(五) 再不然，帶了五萬獎金往外跑，上巴黎，學學跳舞咖啡趕時髦，到倫敦，跟人學會英語辦外交，在紐約，看看電影馬戲自逍遙，逛瑞士，浪漫浪漫愛情不可少，回國來，金字招牌嚇得人一跳！

二十二，十一。

不久這法讓像安定了，可憐的法人做二國守兵帶往河邊，命他在河面凍結的冰上掘一洞穴。當冰上洞已掘成，就將他推入水中淹死。這法人的命運，二人仍是相繼而脫離苦海。

### 自斷其手

這是威利自擊的實事，他數日之間，還很恐怖不安的。一個美國少婦，就是俄國陣中的看護之流，也被收容在過地方。

在森林中繼續替伐木的工作，有一日一個看守向她懇求不要偷懶，於是在斬伐下來的樹木上，伐去枝條之類的女人和這看守，大起爭執。忽然這女人把手臂放在樹幹上，自己用手揮斧把一臂斬斷下來，同時發出慘笑道，『赤賊！看你再叫你奶奶工作。』把看守大罵一頓。女人當場傷昏倒，但也沒有服藥，任她倒在地上，終於因失血及寒冷而死。

### 給狼喫的五十人

這也是威利入獄後約二月間的事。有一天這裏的典獄看到收容的人太多而因糧不夠了，要有五十人須立時處分方可，於是吩咐獄卒去選出那些不能做工的，身體衰弱而無活動的囚人來。

這五十人被挑選出來之後，那當然是犧牲者了，其中有人是英國商人，一個和蘭的歷史教員，還有二三個美國學生和西班牙醫生等等。這五十人排了隊之後，典獄宣佈道，你們現在移到距此三百里的拉巴且獄去。這命令是很清楚的，而其實却是叫他們不帶什麼武器，到入跡很少飢狼成羣的雪地中去走三百里。

而且還不許他們全體一同走，只指示他們一個方檝的大向，而且隔了三十分鐘才放出次一人去，所以其後這些人中，一個人的消息都沒有，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 凍殺之刑

這又是威利所見的另一事，G.P.U.的酷虐，是可怪的。有一個和蘭人醫生，此人因身體不好，不能做完他派定的工作，被他們所不滿意。

有一天，此人與看守又在爭執，二守英立時將他綁在樹上，不曾留心到威利的窺看，一個看守將冰一般的冷水，注到此人的長靴中去，立時結成了冰，到明天這人是凍死了。

### 違禁之罰

在監獄中的人，不能互相談話，即使在罰作苦工上有話，也不能交談。一天有個和蘭人在巨大空洋松頂上栽枝，向地下的囚人講什麼話，忽被看守兵注意到了，便叫立時將此樹伐倒，樹倒下來，那人也就斃死。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 家械譯

「三分又二十秒，」范思報告。「非常麻煩的；偵察長，你以為在兩次鎗聲之間那凶手的行動是怎樣的？」

「我怎麼知道？」葉達回答。「或許在客廳裏摸索着找尋樓梯。」

「假使他曾摸索了那麼久，他一定要在暗中跌交的。」麥根岔出來提議我們得去看看那僕役樓梯，就是那管家昨晚聽見了鎗聲走過的地方。

「此刻我們不必觀察其餘的房間，」他補充着說，「雖然我要到安德房間去，只等醫生說什麼時候可以去問她話。你知道他決定什麼時候呢，陸？」

他說他三點鐘到這兒來。他一定會準時到的。他大清早送了一個看護來，她現在正照顧着安德和母親。」

「我說，陸先生，」范思插進來道：「可是令姊珠麗一向有不鎖門睡覺的習慣嗎？」

陸張開嘴，睜大眼睛，想了一下。

「不！你現在提到這件事……她總是鎖着門的。」

范思假癡假呆地點點頭，我們都走到客廳來。一扇小而而有彈簧的自動關閉門遮着後面的僕役樓梯，麥根把牠推開。

「這不會把聲音完全阻隔的，」他觀察着。

「對的，」陸表示贊同。「老施德的房間就在樓梯的上面。他的耳朵有時聽得真可以。」

當我們回轉身時，有一種尖銳而顫動的聲音從我們右面一扇半開的門裏傳出來。

「是你嗎，吉士？什麼事？這樣吵吵鬧鬧的？難道我還沒有給你們吵夠嗎——？」

陸走到他母親房門口，探頭進去。

「沒有什麼，母親，」他忿忿地說。「祇是警局方面的人來偵查。」

「警察？」她的聲音似乎很聽不起警察。「他們要怎麼樣？我昨晚不己給他們吵夠了嗎？他們為什麼不到外面去找尋兇手，而在我們外說話來擾亂我呢？——這樣的警察！」她的語調很有怨恨之意。「把他們立刻帶到這裏來，讓我來跟他們說。警察，好傢伙！」

陸無辦法地看着麥根，他立刻答應；我們就到了這癱子話房裏。這是一間寬大的屋子，三面有窗，裏面放着各色各樣的器物。

在一隻很大的床上，禿着頭露着腳，這家的女主人斜靠在一個繡花的絲墊子上。她的年紀總得在六十五和七十之間，但頭髮仍是全黑的。她那長而成馬形的臉，雖已枯黃而有皺紋像一張舊的羊皮紙，但仍放着活潑的光，這使我記起了曾看見過的一張喬治伊里奧的畫像。在她的兩肩披着一塊東方式的圍巾。旁邊坐着一位沉靜而雙頰紅的看護，穿着整齊的白色制服，她同床上的女人正一切都相反。

陸吉士介紹了麥根，並且讓他的母親把我們都看了一遍。起先她並不注意介紹詞，但，但揚了麥根一回之後，她不耐煩地點了點頭，並且伸過一隻長而骨瘦如柴的手來。

「我猜想，沒有辦法使人家不這樣地來騷擾我的家，」她倦怠地說，表示一種異常容忍的態度。「我正想休息一回兒。在受了昨晚的一切刺激之後，今天我的背痛得真厲害。但像我這樣一個癱瘓的老婆有什麼關係？沒人會顧慮到我的，麥根先生。但他們都很好。我們這種廢人於世何益呢，是不是？」

麥根說了幾句客氣的辯白，陸太太一點也不加注意。她轉着身，看上去是非常困苦，對看護說：

「給我墊好枕頭，克來文小姐，」她着急地吩咐着，接着又用一種嘆息的調子道：「連你也想不到使我舒服一下子的。」

那看護一聲不響。「現在，你可以到那邊去陪着安德等到白隆醫生來。——我那可愛的孩子怎樣了？」她的聲音突然變為一種不安的神情。

「她好多了，陸太太。」那看護不加粉飾，表示真實地說着。接着輕輕地走過更衣室去。

床上的女人用一種怨憤的目光看着麥根。

「做一個癱子是可怕的事情，不能走，連自個兒要站起來都不成。我的兩條腿已經癱了十年了。想想看看，麥根先生：我已經在床和那張椅子上消磨了足足十年——」她指着那張專為癱子坐的椅子——「並且我要從這裏移動到那裏都不行，除非有人扶着。但我自己安撫着我在這世上不會長久的了；我希望旁的急病襲上來。假使我的孩子們願憐一點我呢，我想不會壞到這地步的。但我猜我已希求得太多了。年青健壯的人難得想到老弱的人的——這是世間不易的法則。所以我極力忍耐。這是我的命運給任何人添了一枚贅疣。」

她嘆着氣，並且把圍巾拉緊一些。

「你或許要問我一些話？我不知道告訴你些什麼才於你有

益處，但我祇是十分願意盡我的力。這癱瘓的結果使我背部疼痛得厲害而我又一利那都不會闔過眼。可是我並不是在發怨言。」

麥根同情地看着這老婦人。真的，她是一個可憐的人。她那久長的癱瘓和孤寂變壞了或許本是很光明而高貴的頭腦；她現在已成爲一種自怨自恨的人，對於她的困危特殊地敏感。我可以看出麥根本意祇想略略說幾句慰安話後立刻離開她，但她的同情心使他留住了。

「雖是絕對的需要，但我仍不願麻煩你，太太，」他慈和地說。「然而想上去一定有些幫助，假使你能允許我問一兩句話。」

「在我這並不算什麼，多還是少？」她問。「我已經給攪擾慣了的。隨你問我什麼吧。」

麥根恭敬地鞠了一個躬。「你太慈祥和了，太太。」停了一下：「陸先生告訴我第一次在大女公子房裏發生的鎗聲你是不會聽見的，但是安德小姐房裏的鎗聲却驚醒了你。」

「那是對的。」她慢慢地點點頭。「珠麗的房間和我隔得相當的遠——在客廳的那邊。但安德常把我倆房間之中的門開着的，爲了便利我夜裏有什麼呼喚。自然地那鎗聲驚醒了我。……讓我想想看。我一定是剛睡下。我的背部昨夜使我非常不舒服；我整天的苦痛着，當然我沒有對任何一個孩子說起過。他們一些也不注意他們的母親如何受苦。……然後，我正極力使自已入夢，聲響來了，我就立刻完全驚醒——無辦法地躺在這裏，不能動，疑惑還有什麼可怕的事情會降到我的身上來。沒有人來看我是否安全着；沒人想到我，孤獨而無助。但以後，仍沒有人來想到我。」

「我可以決定並不是他們不想到你，陸太太，」麥根熱心地說。「那情形或許使大家除了兩個鎗聲下的犧牲者而外什麼都顧不到了。——告訴我：我給安德房裏的鎗聲驚醒以後，還聽見有旁的響聲嗎？」

「我聽到那可憐的孩子倒下去——至少，那聲音是差不多大的。」

「但沒有別樣的聲音嗎？譬如腳聲？」

「腳聲！」

她似乎努力地回憶昨晚的影像。「沒有；」沒有腳聲。」

「你聽見客廳裏的門關或是開的聲音嗎，太太？」這是范思加入的問題。

那女人銳利地轉過目光來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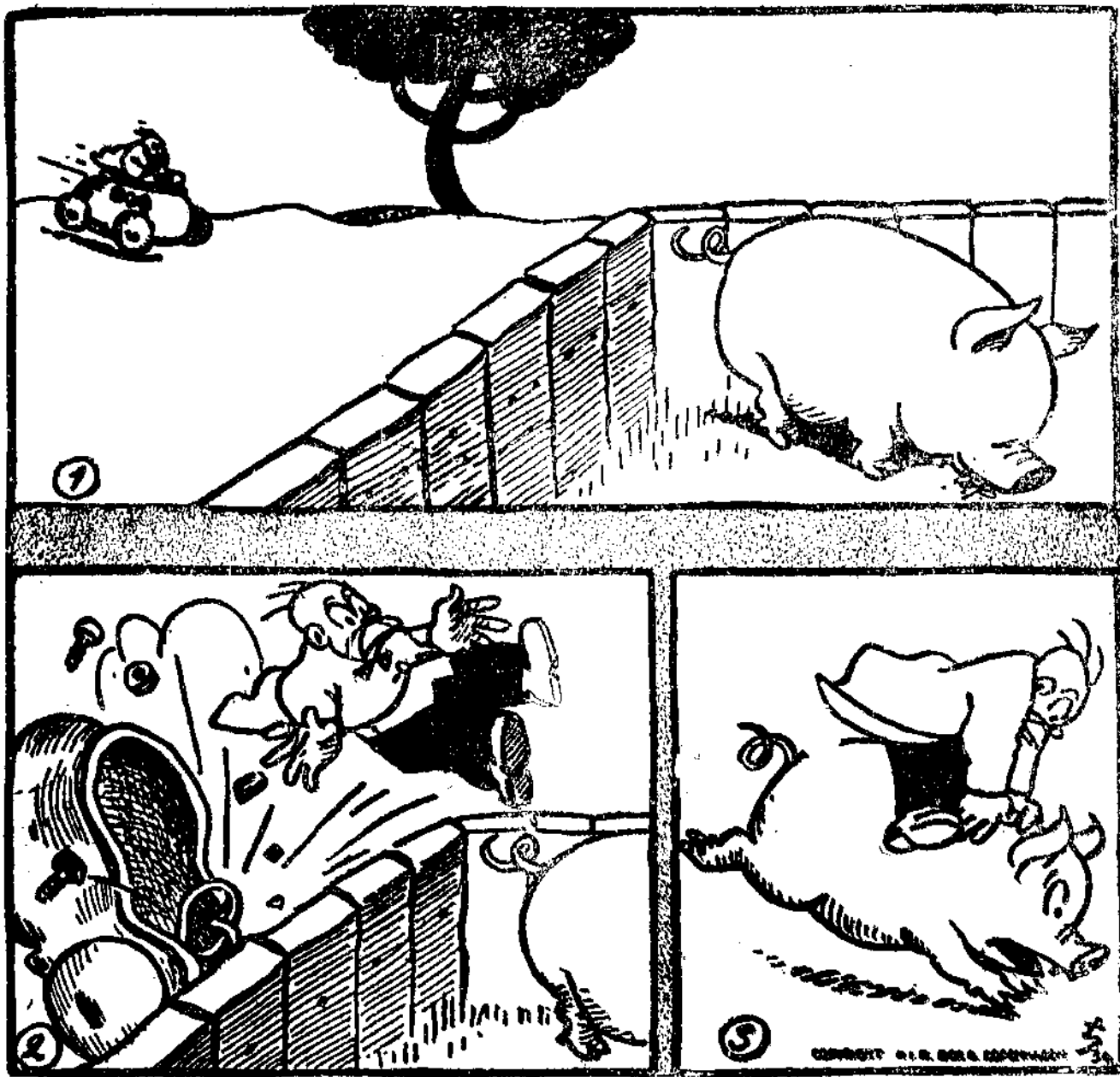
「不會，我不會聽到門開和關。」

「那真古怪，同樣的，你以為是麼？」范思說。「那凶手一定早已離開那房間的了。」



，以之加害賢者不知凡幾，而今天又不幸親臨于無辜之貧寒學子之身，嗚呼悲哉！現以二百名保安隊「強迫」學生離校，「學校當局還真和平的儒弱的」不知「不和平」「不懦弱」的辦法又當如何？抑或非見諸「血戰飛騰」不為「功」？夫是之摧殘青年學子，破壞教育，「天下豈有此理」？然學生不過因經濟之壓迫，取一「要求」態度，並無非法行為，而竟遭罵「滾出去」繼之以武力解決，「含冤莫白誠屬可憐」也，即其所以呼「王八旦」者亦雷先導之耳！夫雷名大校教授者竟開口呼「王八旦」不已，「誠屬滑天下之大稽者也」（如謂學生不宜

### 漫 畫 安 得 生



呼教授為「王八旦」則雷教授所呼之「王八旦」何所指？

「十日談歡迎投稿」中有云：「經驗與觀察力」與「不偏不倚的態度」等堂皇之句，總覺得與上述一則不合，在今日之中國學子之「貧寒」自屬鐵證，則其向學校要求免費，亦社會環境之反響，何以竟蒙此「辱罵」？則貴刊所謂「觀察力」不知是從那一方面觀察之所得？愚眼光淺薄，或未能見到，但證諸事實，今之擁護教育者頗不乏人！尙希貴刊確以「不偏不倚的態度」而作事實的「觀察」，榮 森 再 拜十月十二月

記者答曰：足下來信，自稱曰愚，是真愚。學校營利機關，豈可免繳學費，你不出錢而取貨品，非偷即搶，詎有例外。不能以為貧寒即可犯法，甚明。學生之騷擾無理，雖曰時勢，豈不該罵。該罵者罵之，此即所謂不偏不倚。足下讀書，尙未懂得如何讀法，可惜。謹答如上。

### 全 運 會 場 中 的 黎 莉 莉

(得中)

#### 首都急電

時間是上午九點，我們便跑到全運會的會場，不知是怎樣回事，有權，便在四面看臺上坐下，坐便覺着異樣。

「忽然指着我們座前說：『誰？黎莉莉！』」

是，確是黎莉莉，她穿着藍布長衫，白毛線背心，和銀簪上不同，但是不中用，她的面龐不會改，尤其是，是那雙眼睛。（參看本刊第四期）

旁邊還有幾個人，是誰？我們不知道，猜猜，那哪裏猜中得呢？

她忽然走下看臺，不久便又回來，滿把拿着牛肉，一邊走一邊往嘴裏填，把嘴填得滿滿的，坐着，嚼着。

小腹走過來，「便提議買牛肉吃，M却深不以為然，『幹嗎學明星呢？』」

忽然四面的人，好像受了傳染一樣，紛紛的站了起來，越來越遠，便是幾十丈以外的人，也受了傳染，並且不約而同的凝視着這邊，看，看，看得連我臉上都發熱。

前面正是女子XX講習所的團體，他們含着驚喜的態度叫：『王人美，王人美。』

黎小姐把右手的食指，插在左手的三個手指上，這不是個「王」字嗎？她趕着又搖手，表

示禮儀的否認。

有人叫：『黎莉莉，黎莉莉。』

她大有點着惱，搖手，搖手，『不是，不是』，終於說：『我自己還不知道我自己名字？』

她前面有兩個女人，回頭對她說：『妳是黎莉莉，妳是『聯華』的，他不是帶着『聯華』的標幟嗎？』說時指着我們旁邊的人。

黎小姐不承認，『我不是『聯華』的，妳們說我和他坐在一起，便是『聯華』的，妳們也坐在這裏，那末，妳們也是『聯華』的。』

於是在「大會宣言」的紙背上寫：『黎莉莉是我的姐姐。』可是立刻被人改為「……是妳」她大書：『大錯而特錯。』

那兩個女人向她要通信處，她寫：『上海XX路XX弄XX號』，她們問她：『怎樣稱呼妳呢？』笑了，不答。

許多麵包，從前面打來，一塊，兩塊，三塊，……太多了，可是都被別人吃了，黎小姐沒吃，因為，因為牛肉在肚裏還沒消化呢。

奏樂，打打……，嗚嗚……，嗚嗚……，看見會了，講演，她用望遠鏡照，左照右照，看見些什麼，我不知道，那還是問她自己吧！

儀式很快的完畢，許多小學生，一羣羔羊似的跑進場中，播音器發着：『京市小學生表演太極操。』

她跑下看台，到場中去看，沒有人反對，十幾個人，便同着那帶『聯華』標幟的人，走下去。

二屆全運會開幕日，南京。

十日談越出越好了。不是編輯同人的自己誇口，只看外邊嫉妬的聲音如此熱鬧，便是明證，近來侵罵本刊的文章，散見於各小報，殆無虛日，本刊決計不中他們鬼計，相罵無好言，我們自覺到有更大的責任與使命。

話雖如此，掃除垃圾的工作，我們也不是想就此放棄了，縱使垃圾越掃越多，但垃圾還是應該掃除的存在。因為垃圾的藏垢納污，使人間社會惡化，釀造疫病等等，實為社會進化改善之障礙，想做一點切實工作的人，誰都注意要勵行清潔運動。

### 編

### 輯

### 室

說起運動，就得到全國運動會，全運動會又是一個小中國，無秩序，自私，一切國民性的劣點弱點，都毫不客氣地顯露出來。東方雜誌出了一期運動會的體育號，其中論文却大都是不贊成此種運動會的，那麼無怪運動會要如此獻醜了。沒有輿論的支持，沒有民衆的擁護，何能長久維持其盛況，這一次的全運動會，也許是將成最後之花。因為雖然會場中笑話百出，但終久招來全國人士，在一地方熱鬧了許多時候。

不過，本刊不想多介紹這個運動的消息與笑話，因為已經有別的許多刊物來負這責任，用不到本刊再參加熱鬧，所以這一期照理是可以為全運會專號的，還是唱我們的老調子。

### 失 車 得 車

既坐汽車，絕塵而駛，踰騰戲之，坐騎變猪。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  
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  
稿件，均極歡迎。  
二、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  
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亦  
式標點。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  
文出處，以資查攷。  
三、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五日  
為止，如在本刊以後收到者當列入下期。  
四、回函郵資，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  
人介紹，以免收稿一乘大公，收稿人請勿經  
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訂)

# 刊 月 篇 詩

十一月一日創刊

綠社出版

朱維基編輯

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 詩篇第一期目錄

第一次說話	編者
自殉者	朱維基
HIDEKO	——
自然的命令	邵洵美
自己	——
在紫金山	——
薰琴的詩	龐薰琴
Moon-Shadow	Ida Treat
(附譯文)	
一顆離星的隕落	林徽音
烏賽羅和黛莫娜的死	朱維基
William Shakespeare	朱維基
工人的樂園	林徽音
Charles Baudelaire	林徽音
論詩	朱維基
Leish Hunt	朱維基
中國詩壇	邵洵美
(一)評「花香街」和「望舒草」	邵洵美
(二)評傅譯「失樂園」中節	朱維基

# 前 途 月 刊 雜 誌

第一卷 第十號

## 目 要 如 下

增論前途	專載	文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迎國慶</li> <li>紀念九一八</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國旗的歷史</li> <li>國民軍事教育的特質</li> <li>法西斯蒂之機關部</li> <li>德國勞動狀態的改善與工業生產的景氣</li> <li>英日在世界的經濟戰</li> <li>美國本年上半年經濟概況</li> <li>美國戰時計劃經濟工業前員的準備</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關於農村</li> <li>江蘇北部農村經濟的二個索引</li> <li>復興與保護個農</li> <li>日本農業恐慌及其本質的解剖續完</li> <li>中國民族前途之史的觀察</li> <li>現中國之新舊衝突</li> <li>法西斯主義之抬頭及社會主義之失敗</li> <li>墨索里尼暗殺說</li> <li>奔波小記</li> <li>時事口談</li> </ul>

# 漫 畫 大 觀

葉淺予主編

全書分作九大篇類，標題絕妙，  
視此即可見內容一斑：  
一，人生哲學  
二，是非出入  
三，至理名言  
四，女性之謎  
五，丈夫本色  
六，兩性瓜葛  
七，都市的臟腑  
八，時代病  
九，臺上人物  
每冊實洋二元  
外埠加寄費二角國外四角

中國美術行社出版



# 新

· 刊 · 月 · 半 · 畫 · 圖 ·

## 中國兩大便宜刊物

是時代新徑的挺進者  
 是思想革新的先鋒者  
 是大眾藝術的開闢者  
 是人生幸福的倡導者

### 聯定的利益

· 介紹十戶 贈閱一份 ·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一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一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半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半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一份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一份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憑定單採購本報書籍者照價八五折優待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憑定單採購本報書籍者照價九五折優待

#### 定報價目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寄費在內  
 國內四元六角 國內二元四角 郵票代洋  
 國外七元八角 國外四元 九五折實

# 論

# 語

· 刊 · 月 · 半

誌雜的默幽一唯

元二內國 冊四廿年全  
 元三外國  
 元一內國 冊二十年半  
 半元外國  
 折五九洋代票郵內在費寄



總發行所 中國美術刊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電話二九〇三一號

談日十 者行發 · 社刊旬談日十 者行發 · 談日十 者輯編 · 社部輯編談日十 者輯編 ·